

一品阅读

伟
文
画

2019年第4期

总第16期



王君 谷雨 50cmX50cm 国画 2012年



11月29日，图书馆荣获第五届领读者大奖“领读者·阅读空间奖”大奖



图书馆陈亮馆长发表获奖感言



“领读者·阅读空间奖”大奖获奖证书

一品阅读

停
勿
語

2019年第4期

总第16期

“寻梦·圆梦·逐梦”征文专辑

刊名题签：刘伟冬

主 办：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编委会主任：谢建明

编委会委员：陈 亮 王东舰 孔庆茂
刘春华 陈小磊 夏媛媛
连朝曦 王 莉 季培培

本刊顾问：徐 雁

主 编：陈 亮

副 主 编：王东舰

执行主编：孔庆茂

编 辑：连朝曦 赵歆璐

封面设计：夏媛媛

投稿邮箱：njartilib@126.com

联系电话：025-83498718

联系地址：210013

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稿 约

《一品阅读》是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刊,由图书馆和逸品阅读协会共同主办,主要为大家提供一个读书指导与交流的平台,倡导阅读,推广阅读,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本刊校内免费赠送、取阅,校外与各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流。

为办好本刊,诚向各位老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征稿。欢迎大家提供下列内容的稿子:

1. 关于图书馆与读书的文章,如名家的读书生活与读书治学方法。
2. 关于南艺校园读书与学习生活的稿子。
3. 推荐您认为最好最有价值的书籍,你的读书体会与阅读感悟。
4. 有关艺术鉴赏的稿子。

投稿请以首创为主,文责自负,杜绝各种抄袭剽窃。对于采用的文稿,赠送样刊,酌致薄酬,以致谢忱。

投稿请发至《一品阅读》电子邮箱:njartilib@126.com

《一品阅读》编辑部

目 录

采撷了梦想,斑驳了时光	蔡婉宜	01
南艺情书	杜嘉怡	04
寻梦·圆梦·逐梦		
——我与南艺的故事	蒋天米	06
寻梦旅人	田星语	09
迷雾中的前行	田 阳	11
白鸽入梦	张昱婷	13
云岚轻拂耀光现	郑又川	15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燕 紫	17
模糊中闪耀着的初心	关茗心	20
踏 剑	胡胜男	22
梦的旅人	刘珺琪	24
我与南艺的故事	王久儿	26
逐梦赋	陈金硕	28
我在南艺锯木头	谭佳琦	30
寻梦·逐梦·圆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苗成名	33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吴雨潼	35
偶然? 必然!	钱 勇	38
浆声灯里泊秦淮		
——我与南艺的故事	田 媛	41

逐梦黄瓜园	陈文玖	44
写给未来的你	陆榕怡	46
流浪的梧桐叶	荣司栩	49
天上的星星,与大地上的星星	刘新宇	51
青春赞礼·逐梦南艺	吴越	53
梦想绘画,画出梦想		
——我与南艺的故事	赵亿阳	56
终若似,少年游	仲雯	60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蒋心悦	65
我与南艺的故事	赵翔祥	69
遇见梦想		
——南艺	郑可涵	71

采撷了梦想，斑驳了时光

◎ 蔡婉宜

我从一月走来，每个寒气入侵的早晨都似迷途未知的路，不知该去向何方。我从九月走来，每个怜花惜月的傍晚都似游离夜空的星光，照亮远方的灯塔。走着走着，我走进了南艺，走进了携手四年春秋的校园，走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我在小小的心房里留下一块空地，许下对未来的期许，装满梦想。梦想是追梦人心中的光，唯有勇敢者才不怕熄灭。我们遇到形色的人，值得的事，一同组成了追梦路上最温柔的时光，让每段时光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色彩。

初识南艺，它就像给人距离感的冷紫色，有如紫色鸢尾般高贵坚韧，我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只为与它接近。寻梦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却无大风大浪。没有一路下来成功的喜悦，也没有两手空空的无望之感。在南京艺考的日子里，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凋零的梧桐继续着慵懒的行人，凛冽的寒风吹拂着陌生的脸颊，经久不息的文化底蕴深藏于每一寸土地，我越发期待与南艺的相遇。那天我走进校园，在几百人的排队队伍中感受到了残酷，纵使阳光和煦，气候的冷意也愈发让我无法承受，我哆嗦着劝慰自己，心脏依然剧烈跳动，长时间的血液上升形成了面试时一副视死如归的面容，没想到考官仅是亲切地询问了我感兴趣的内容。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心情都明朗了起来。我愉快地跳下台阶，外套还没穿好，暖意早已在心中荡漾。闲逛在南艺的校园，篮球场旁树林阴翳，百岁泉前白鸽飞舞，随处可见的雕塑人像，都蕴含浓厚的艺术氛围。收到复试通知的那个晚上，我正站在东门口望着散发五彩斑斓光芒的钟塔，第一次有了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那时的我寻找到了，来到南艺，是我的梦。

走进南艺，它就像给人温暖感的火红色，有如红色百合般热情洋溢，我怀揣激动难耐的心，只为与它相聚。圆梦的心境并非满是欢喜，却无茫然不安。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没有幸运地超常发挥，也没有失常到痛哭流涕，这似乎注定我要为了是否能去南艺而揪心十几天。我不知能否走向我的梦想，走向我这一生都愿为之奋斗的专业。每晚眼睛一闭上，总是浮现那曾经看到的影像并湿了眼眶，我想，若是无法扎根于拍摄出自身想要的作品的愿望，将会很苦恼吧。惆怅后，我做好了落寞的准备，可喜讯却在不经意间姗姗来迟。在某个无所期待的下午，短信“叮”的一声传来，我看着录取的文字久久说不出话，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也许我们真的有缘。来到南艺报道的那天，天气微凉，树叶飘落，我看到师兄师姐们热心的帮助和亲切的关心，看到陪伴孩子来的父母开心的面容，看到我的同级们眼底闪烁的光芒，那是仅属于南艺的光芒。这一幕幕让我想到当初离开南京时，在秦淮河的时光小店里面伤感地给未来自己写下的一句话“带不走，留不下”。我本不会来到这座遥远的城市，如今看来一切都是最好的选择，我的梦圆在了南艺。

南艺，它就像给人新奇感的五颜六色，有如彩色海芋般青春靓丽，我怀揣美好愿景的心，只为与它守候。逐梦的征程并非循规蹈矩，却无随心所欲。不再有谁给我规定目标和方向，却得让自身去寻找与艺术贴合的一个平衡点。我正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寻找通往远方的道路和心的彼岸，现在的每一步一脚印都是对未来的铺垫，我的梦想也即将抵达下个阶段。人世间的情感普遍存在，也是人与人之间无法逃脱的羁绊，我渴望通过感受社会中各种氛围来拾捡收集，让人们了解到，“噢，原来这份感情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虚构出来的假象，原来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还拥有这样的现实。”想要透过字里行间给人生命的力量，还能通过影像拍摄出来，能给人带来思考就好了，也想要通过特殊的叙事方式创造无限可能，就像《薄荷糖》里列车前行的时光倒退一样。逐梦路上我有着许多的期许，能来到南艺一定是命运的指引，这里注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我期待与优秀的人学习，期待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造出好的作品，期待自己能找到未来的方向，最重要的是，能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相信在南艺的日子里能够找到自我，追逐我的梦。

寻梦途中，我就像升空的烟花，不知绽放到哪个方向，却展露无限光芒。圆梦途中，我就像划过的流星，即使短暂存在几秒钟，却满载无限心愿。逐梦途中，我就像驶过的列车，偶尔靠站休息一下，却向往无数远方。南艺就像一

座桥梁，搭载起我的梦，我在寻梦的这头遥望逐梦的自己，在逐梦的那头不忘寻梦的初心。

梦想是浩瀚的大海，我们只是海中的一颗小水珠，但总有一天水珠会汇聚到一起，涌动去远方。时光是一首不停歇的歌，我们只是微小的音符，却能组成人生最美的旋律唱进你我的心里。采撷了的梦想在流淌，斑驳了的时光在凝望。

蔡婉宜，传媒学院 19 级本科生。



毕浚弘 摄影 《焚云》

南艺情书

◎ 杜嘉怡

亲爱的南姑娘：

睽违日久，拳念殷殊。很高兴在分别了八月之久后，我还能再次来到你的身旁，并且是以那样一种更亲密长久的关系。

你一定不知道，在曾经的多少个日夜空闲，你的模样被我一遍遍勾勒描绘，却始终遗憾于抓不住那顾盼间的半分灵气神韵。你一定不知道，在曾经的多少次年少理想，你的名字被我小心翼翼地装进梦里，却又因为珍重、胆怯，无法坦荡、难以启齿。

原来单纯的小小寄托，在时光里变成了愿望执念。原来我不以为意的乍见之欢，早在青春里变成了心上的久处不厌。

我还记得初见你时的那个冬天。我随着来往的人流，拎着几乎与我一般身量的古筝，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疲劳而又机警地活跃。那样的状态，我就没幻想过自己会有成功的可能。而你是拐角处突然奏起的钢琴曲，是泉水旁翘首张望的白鸽们，是校园里一座座动人的建筑。其实也并没有多么惊艳，但就是让我从心底平和自然了起来，让离开家乡的不安与准备考试的紧张消散殆尽。那一瞬，透过校园里的每一隅，我望见了你嘴角恬静温柔的笑意。

“你这古筝学了多久了呀？”

“这张照片拍的是你爷爷吗？”

“那你知道《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是谁吗？”

当这一个个宛若聊天的问句在面试时被提起。老师们亲切的笑脸好似与你的身影不断重合叠加，我的心里全是勇气。

闲约深美，不息变动。我不自觉地在脑中喃喃着你的训条。脱离了外在名利，脱离了一切杂念，去搜索你的过往生平，去真正了解你。求实，创新，致美，你对艺术乃至人生的态度突然一下叩击在我的心灵。我渐渐读懂了你美丽

下的底蕴，读懂了那么多考生蜂拥而至的真正原因。

这样的你，我怎么能不喜欢呢？我这般问自己。

所以在笔试结束的那天，快要离开的当口，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与你合影留念。我告诉自己，我不想只把这份悸动留给一张照片，我想拥有的是未来四年日历上的一天一天。然后转身，期待着重逢一天的来临。

万分荣幸的是，今天的我真的来到了这里，还可以将心中的思慕慢慢讲给你听。我还可以再和你一起走过很久很久，我还可以再和你书写你的历史，我的故事。

我还可以这样光明正大地喜欢你，还可以在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对你说一声：“感谢遇见。”

杜嘉怡，传媒学院19级本科生。



毕浚弘 摄影 《伏案》

寻梦·圆梦·逐梦

——我与南艺的故事

◎ 蒋天米

梦如天边的星，看似遥不可及，但总有一刻会照亮自己。我们失意后重燃希望，落空后努力渴求，于是我们起身去追，去拥抱那属于我们自己的梦……

窗边的日头一点点下沉，淹没在不息的高楼大厦里，不依不饶地残留下丝丝光辉，橙红的余晖渐渐与城市的灯光融为一体，夜城将要苏醒了。我，却不愿醒。缓缓闭上眼，头腔内的混响很重，句句都是妈妈无奈的话语。几天前中考成绩的发布如一记重锤，狠狠地打在我的心口，“哗啦啦”的翻书声，“踏踏”的脚步声，“嗡嗡”的说话声瞬间收音，只留下脑袋里“轰”的一声闷响，将所有的思想化为虚无。等到情绪过后，充斥内心更多的是懊悔与不甘。我的歇斯底里归结到底也不过是对自己未曾尽力的发泄。几个月后，伴着拥挤的车流，爸妈载着满车的行李与我，来到了我的高中——一所美术教育为特色的学校。高中生活就这样如期而至，带着一丝突然，些许陌生，更加深奥的课本，分外独立的住宿生活，需要美术与文化兼顾的每周课程，一切都是具有压迫感的，但也都是新鲜的。在某个课间，我趴在课桌上百无聊赖，蓦然抬头，眼中是同学们开朗的笑颜，激烈探讨的身影……“没那么糟糕，对吗？”一个声音在心中喃喃道。就这样，一粒种子在九月播下，金桂飘香的季节，我本陷入迷茫，但在“一场秋雨一场寒”中重拾期待，度过漫漫冬天，等待来年春至……

积极的心态总能让日子疯狂往前推进。学考，选考，一次又一次的美术模考……我在不断受挫中重新打量自己，深知自己不具备绝佳的天分，只好不断努力，蓄势待发。手指不断划动，页面飞快往上滑，却在“南艺”两个大字前骤然停下，文章推送中介绍着南京艺术学院“520嘉年华”的盛况，字里行间无

不透露出这座艺术院校的生机与活力。照片中人声鼎沸、表演的精彩绝伦仿佛现场直播般在我眼前有了画面，在我耳畔有了声响。自此“南艺”二字便印入我的心里，这是一种力量，推动梦的种子快快发芽！

日子如白驹过隙，画室墙上的百日冲刺已开始倒数，集训过半，哭过、笑过，又继续咬牙坚持挺过一个个长夜。满手黑炭却不停重复削笔的动作，一下一下；满眼困倦却强打精神，一遍一遍；任凭画材压弯了腰却不断往前，一步一步。“颜色太苍白”“塑造不够深入”“画面太粗糙”这一句句，曾经都是我内心的刺，让我拥有伤痛的同时又逼着我往前跑。你问我怀疑过自己吗？我说：“是的。”那我又为何继续？因为心中有梦，得去追。“看过凌晨两点的杭州吗？”我犹记得同学在朋友圈发的这样一句话。我想这是独属于美术生的感同身受，我们曾面对许许多多的误解与嘲笑，最终我们将其内化，变成追梦路上的行囊。当三年美术生涯的最后一天来临，想着终于可以丢掉画笔的兴奋却不如想象中纯粹，它是复杂的，除却欣喜，还有释然、不舍，还有更多更多……

当梦照进现实，电脑屏幕上小小的“录取”二字竟让我湿了眼眶，我头一次知晓梦是触手可及。没有上蹿下跳，没有相拥而泣，只是无尽的感动在心中缱绻。感谢激励我走过高中最后时光的一部电影，剧中经典一幕是女主人公骑在单车上不断练习重复英文单词，她身后夕阳西沉，那骑车的身影却无比生动地起伏着，因为有梦，她要考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每一段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们都曾在辛苦中循环往复，最终仍要以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明天。

又是九月，我即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拖着重重的行李，跨入南艺的大门，梦的种子破土而出，等待在新家开花结果。“闷约深美，不息变动”在心中扎根。在新学期的起始，穿上军训服来到操场，抬手遮挡耀眼的骄阳，指缝间却仍掩不住那夺目的光，我想，今后在“黄瓜园”的每一天也会如此吧。“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我们军训期间的必备品，整齐划一地拉开了大学的序幕。我想我们都不甚完美，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儿，爬上更高的平台，共同于南艺相遇，我想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但又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追梦的赤子，赤手空拳立于世，不惧风雨，而今于“顶峰”

相会。

寻梦必然辛苦，但苦痛过后，我们终将圆梦，必将继续逐梦。梦的旅程一段又一段，希望我们用心体会锤炼的过程，最终收获满路繁花。南艺，未来四年，请多关照！

蒋天米，传媒学院 19 级本科生。



毕浚弘 摄影 《陇上》

寻梦旅人

◎ 田星语

踏上这条弯曲的公路，它的尽头与湛蓝的天空接轨。我一抬头，就能望见，那挥动着雪白翅膀的鸽子，在蓝色的画布上，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它们飞过我的头顶，在一座座鲜明的建筑之间来回绕转。

同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一样，我只是个寻梦的旅人。在万千条路上，走着；在万千个十字路口，选择。

无数次，我看见背着古琴的少年在路上飞奔，怀中抱着吉他的女孩茫然无措地在寒风中发颤，手里捧着资料的父母在四处张望……

就在去年，也仿佛昨日。那个萧瑟的秋天，我们坐在教室里，写着一篇又一篇的影评，手是酸疼的，却没有一个人丢下笔。凌晨时分，教室的灯仍然亮着，老师就坐在角落里，他不断地看向我们，然后又低头，用快要见底的红笔在一份份试卷上写下评语。我们都知道，他已经熬过了多少天没有规律的睡眠。白天的他仍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甚至每次都能跟我们打成一片。但是，在他疲倦的眼睛里，他的目光渐渐地失去了它的锋利。

他总是说，你们远走高飞，我原地守候。当时幽默的语气，现在看来，多多少少，让我有些哽咽。大抵是舍不得大家共同拼搏的岁月，还有能够抵御寒冷的温暖。

那些百岁泉的鸽子，在我初见它们的时候，它们在飞翔，现在仍是。校园里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变过，灰色的墙上贴着活动公告，在拐角的地方会碰见一两只正在觅食的猫咪。同一个时间点，我和过去的自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这样神奇的相遇，是告别还是怀念，我已经分不清了。在这里，好像每一段记忆都是一个灵魂，他们漂浮、分离、融合，碰撞……在房屋之间筑巢，在草丛里埋藏，在雕塑上刻下印记，在长椅上侵蚀斑驳。

曾经，偶尔路过贴满书画的长廊，路过露天搭建的舞台，路过正在弹唱的

琴房，我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细细品味。因为我总是在忙碌，忙着那些看似枯燥却又缺失不得的东西。有时累了，就找把长椅坐着亦或在台阶上席地而坐，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周围植物，然后将缠成一团的思绪抛向很远的地方。我可以看着鸽子从这边飞向那边，嬉笑的孩子你追我赶地打闹，百岁泉里的锦鲤悠闲地游来游去，而刚下课的学姐学长有说有笑……

有人说，不是孤独过于可怕，只是你习惯了群体，当一个人的时候，对孤独的恐惧就会被你无限地放大。是的，很多时候我是孤独的，在那些喧嚣过后，是曲终人散的凉意和寂静。走在被夜色侵染的路上，摸索着黑暗，试探着脚下的每一块台阶。它们都值得被记录，于是我把他们拍成了相册，在每一天不同的时段里，光线的明暗交界，光芒的律动跳跃，影子的歪斜错落，构成了相机里映射的图像。而我划过这些图片的时候，就会回想起某个夜晚的路上，我独自背着书包，踩过一块一块的灯斑，影子由长到短再到长。好像艺考那段时间，我就在这条路上去了来，来了去。有一次看见了满地的落花，我便欣喜起来，把相机举高再放低，不断地找着角度。可能再想来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因为到了秋天，哪里都有落花。但是在枯燥无聊的日子里，落花的色彩足够给我带来一些乐趣。满地都是艳丽的花瓣，金灿灿地落在灰色的马路上，像极了金色的地毯。我趁着环卫工人没来，赶忙按下相机的快门。而后，配上文字：愿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时间是看不见的飞梭，它们从指尖悄悄溜走，在虫鸣声中，这个夏季即将落下帷幕。我想说，我们是追梦者，是寻梦的旅人，我们的道路依旧很长，却足以期待。

田星语，传媒学院19级本科生。

迷雾中的前行

◎ 田 阳

九月十五日的清晨，当我背起行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远离了家人、朋友，以及周围我所熟悉的环境，正式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时，我知道，是时候该跟过去的自己告个别了。

初进南艺，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一栋栋笔直挺立的大楼，甚至是脚下盛开着一朵朵小花，路边飘扬的一面面小旗和天空中自由飞翔的一只只白鸽都是那么的美好。显然，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但是我的内心还是不安的。没有了认识的朋友，没有了事事都操办的班主任，这里的一切都要自己来。站在大街上，我很迷茫，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我下一步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随着军训的到来，我的这些思考被打断了。因为军训的时光使我又重新回到了被安排好的时间里。这样的日子其实还算不错，除去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的训练，其余时间都是自由的。但这些总让我觉得还不够，我不认为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生活。

直到无意之间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了图书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一种感受，可能是图书馆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气质，我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连呼吸都忍不住放轻、放缓。走在那一排排的书架之间，我感觉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望向书架两侧的公共自习区域，大家都低着头，专注于自己手上要完成的事情，还有一些空着的位置上也摆满着一堆堆的书。英语四六级、考研、教师资格证等各种的专业书籍都被整齐地摆在桌上，走近看，还能发现一些书的页脚早已微微卷翘起。

每每看到这种场景，在惊叹之余我都会感到非常羞愧。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个迷茫的状态，但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努力的样子。他们目标明确，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并且他们没有把梦想当做是一个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在行动中，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一群人。

再次走出图书馆时，我内心放松了许多，感觉一直以来的困惑与迷茫好像逐渐找到了突破口。在上大学之前，很多人都告诫我，大学的生活跟以往的上学是不一样的，它更自由，需要的是自己的自觉。以往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应付似的答几声，但现在我好像逐渐理解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大学，一天的时光过得很快，除却一些自身需要上的专业课外，很多课只要稍稍下一点功夫便可达到不错的效果。因此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便在于每个人对于自己课外时间的利用。在大学，很多东西是要自己去自学的，你不能再像过去一般，期望有人事无巨细地教你，而是要锻炼出自己的学习、思考、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己学着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一次次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成长，我觉得这是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这也是一个人真正迈入成人的标志。

相信很多如我一般的大一新生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段迷茫期，刚从高考的魔爪中挣脱出来的我们，在经历了三个月暑假的释放，突然又回到陌生的学习生活中，往往会无所适从。或许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该如何度过这大学的时光，或者是你期望的大学时光是怎样的。正如尼采所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想，或许就是将这些平凡的生活活出滋味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田阳，传媒学院 19 级本科生。



毕浚弘 摄影 《秋意》

白鸽入梦

◎ 张昱婷

“咕咕咕……”无数次，这样的声音回响在我的梦中。

时光游移，无数次，在梦中：落霞云归，一个身影伫立在老槐树下，她摊开手掌，放飞一只白鸽，一抹煞白飞向天空，恰似我青春年少……

没有月光的夜晚，我盘坐在老槐树下，有风经过，带来阵阵紫薇的芬芳。在黑暗中，我与另一个自己对视，穿花拂柳，流萤点点，氤氲了柔软的心。星星在打盹儿，不觉我已沉沉入梦。风儿掀起我的衣裙；风儿指引着白鸽，入我梦。

“咕咕咕…”（你是谁？你在等什么人？）

“咕咕咕…”（你是谁？你在寻什么人？）

“咕咕咕！”（是你！你是在追逐什么吗？）

一人，一鸽，几梦。

世界一切美好

及笄年华，踏入南艺的校园，每一处都让我惊艳。上海美专的大门留下了时光的印记，“简约深美，不息变动”烙在我心尖；创意街区的立方体给了我无限遐想；别致大方的美术馆让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你看，那石膏人体是否与你产生了美的共鸣？偌大的音乐厅，来来去去的人群，你听，这是否是圆梦欣喜的步伐？

“咕咕咕，咕咕咕。”

我听到了它们的召唤！

寻声而去，百岁泉旁，白鸽成行，恍惚梦中景象。

世界一切如常

相信每一位南艺新生的开学季，都贯穿着一条军训的明线：军姿、齐步、

正步、军体拳、匕首操、分列式，以及那群在演艺大楼上方盘旋的白鸽……偌大的操场上，身着迷彩的我们，虽似那苔花，小如米粒，但无一人不怀揣着希望，寻找着梦想。你知道青苔吗？它们生活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小到让人漠视它们的存在；它们子孙满堂，像牡丹一样盛开，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寻找它们心中的阳光，也是它们的梦想。

“咕咕咕，咕咕咕。”

我听到了它们的渴求！

寻声仰头，心潮乍涌，白鸽飞旋，各自从容孤勇。

世界一切安好

我们的到来也是你们的离开。人间四时匆匆，你我留不住。秋高天阔，枯叶秋蝉，前途宽广，白鸽各自逐去处。我来到百岁泉前，洒下三把草籽。第一把，愿你山高水长，少年不老，八音过耳，笔墨挥洒自如，步步惊鸿，影像流年，将雅韵传千古。第二把，愿你莫失莫忘，或行遍风光旖旎，或徘徊云遮月蔽，眼里依旧一片心乡。第三把，我逐一不老梦，何幸与白鸽相识，余生不负。

“咕咕咕，咕咕咕。”

它们定是听到了我的心声！

不觉此间，时光悄然。微风里，白鸽作伴，槐树下好眠。

“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在等待南艺对我的迎接。”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在寻找南艺的春风夏雷，秋水冬雪。”

“是我，来年有期，我们将穿过时光再相遇。”

夜色销魂，自有白鸽，寻我心声，入我梦来。

张昱婷，传媒学院 19 级本科生。

云岚轻拂耀光现

◎ 郑义川

清晨，朝阳的微光还隐于碧空之上，泛着淡淡的光晕。踏入东门，沿着音乐厅前的小路缓缓踱步，享受着空气中散发着的混合的草木清香，我有些出神。在南京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古韵浓厚、自然清新的南艺像是书中的桃花源，深沉却又轻轻地绽放着自己的光华。

军训总是让人觉得艰辛而疲倦。但每天早早地步入操场，音乐学院清澈悦耳的歌声便洗涤着我们疲倦的耳畔，让人慵懒的心顿时清明。悠长的歌声勾起每个人心里浓浓的回忆，遥想艺考时那一个个早晨，想起少男少女们执着而坚定的眼神。转归现实，一个虚幻的梦渐渐与眼前的景重合。我想我曾经的梦想已悄然成真，亦或刚刚开始。

百年校史，浓厚艺风，一切都让初入南艺的我们感到敬畏而激动。敬畏如此悠久的历史里，南艺为祖国的艺术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敬畏南艺扎实的艺术成就与构筑的艺术殿堂，敬畏南艺所承载的祖国的期待，敬畏每一栋楼，每一个人，以于一草一木都是我们所敬畏的。为自己所要接受的厚重的艺术理论，精湛的技法，严谨的知识而激动，为自己成为一名南艺人而激动……传承了南艺执着追求艺术的风骨与精神，我不由地在自己的世界中慢慢构筑出未来的雏形，梦想的框架，一个新的愿望在悄无声息中埋下了种子，为梦想筑起一条泥泞的小道。我想，梦依然需要去追逐，路依然需要倾力开拓。

夕阳初显，碧空的远方缓缓染上了暖橙色的光晕，他与碧蓝的天际交织着，夹杂着一丝难觅的紫色。青蓝、淡橙、浅紫慢慢地过渡、流转，在天际中交融。洁白厚重的云朵一改圣洁冷漠的颜色，亦染上一抹淡淡的暖光。风儿吹走了缠绕在身的疲倦，我静静坐在草坪上仰望着天空，品尝着这难得的惬意。军训里宝贵的休息总是显得很快很快，可在这一刻我感受到时间那么短、却又那么长，长到划过历史，直至未来……

当云在风的轻推下缭绕于天际，又灵动地翻腾着散开，一缕炙热的光芒穿过稀薄的云朵照射在我的身上。柔和、温暖、澎湃，我感受到皮肤的温度细微地上升着，又在风的律动中消逝。这是多么美好的事物。我想起过去的梦想，心中又顿时有了答案。我多么想紧紧抓住这缕光华，让它留在我的心畔。我想这美好便是我将为之奋斗的东西，这便是逐梦之旅中平实又明亮的曙光。

阴影又盘踞了地面，张牙舞爪地占据着曾经属于阳光的土地。厚厚的云层像是一座巨大而坚固的堡垒盘踞在天际。云朵上，光芒与黑暗紧紧地对峙着，让天地间不由得变得暗淡而冰凉了几分。随着阳光的逝去，我却仿佛缺失了什么。纵然阳光让军训更加艰难与疲倦，但这一瞬的缺失却让我怅然若失。我想，如果少了这一丝艰辛的体验，那我也会失去那一缕温暖的美好，逐梦之路若缺失了努力的拼搏，那么即使圆梦也依然有所缺憾。

风掠走了那片云城，拨云见雾，日光璀璨。那明亮而澄澈的光华，映暖了整片天际。远方的红日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这或许是夕阳却又似初起的朝阳，正如我们的梦想如曜日般冉冉升起。傍晚的小径幽深而静谧，平凡的石板路绵延至远方，似乎没了尽头。我的脑海中在这不经意间也筑起了渺远的路。这条路叫——梦想。

郑义川，传媒学院19级本科生。



毕浚弘 摄影 《拴马地》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燕 紫

寻梦：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四日

记得那时初次见面我并未领会到你的美丽，满心的紧张与惶恐。在校门口久久徘徊，宛如游客。那时的我面对你，不敢想象去拥有，却也不愿轻易错过。现在回想当时的记忆，好像一瞬间便定格在了一束阳光穿过冬日的冷风义无反顾地照在南京艺术学院几个大字上，好像大自然的聚光灯，开启了艺考的序幕。

我把三场考试定在了同一天。十四号看完考场回到宾馆的晚上，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问我身份证还在身上吗。原来是我粗心大意的毛病又犯了，把身份证丢在了南艺门口，被好心人捡到送到了附近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在网上查到了父亲的电话。第二天早上考试前，我在最近的派出所拿到了我的身份证。事后想起，除了一身的冷汗和后怕，更多的是感恩和庆幸。万分感谢艺考时遇到的好心人，如果没有他们的热心与善良，十五号的考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次与南艺的失约。我想，南艺给我上的艺考第一课便是学会感恩，感谢每一次援手。感谢他们在我和南艺之间搭起的鹊桥，让我们不仅于隔岸相视，更有机会可以桥上相会。那或许冥冥之中，便是我与南艺的缘分吧。

最初报考南艺最想上的专业是导演，但是没想到初试便被刷了下来。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宾馆怀揣着十二分的自信和希望，却接到了落榜的消息。那真是我艺考时经历的第一个挫折，愣了许久都不敢相信，不停地刷新页面，祈祷着只是网络错误。当尘埃落定之时，没有想象中的泪流满面，嚎啕大哭，只是感觉胸口憋得难受，好像空气也变得稀薄了很多。一个人在南京大学门口的那条马路上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就像着了魔一样不停地给朋友们打电话。现在想想当时未经风雨洗礼的自己好像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对自己的实力和运气也开始不那么确定，甚至一度有些迷信。但是，恰是那最不如意的时刻让我学会了一个人面对生活，学会了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会儿，因为当你觉得身处谷底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通向光明。最艰难的成长是没有人能拉你一把的，你只能蹲下来哭一会儿，然后擦擦眼泪继续前进，因为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示弱而对你多半分善意。在此后很久的时间里，我都很感谢那个一个人缩在宾馆里看书备考的自己。在没有考试的日子里就早早起床去街头买草莓，卖草莓的大叔总会自豪地说，草莓是自家种的，又甜又新鲜；宾馆楼下的烤冷面热腾腾的，每次去买老板都会笑着说不放香菜多放辣对吧；烧烤店的阿姨在雪天总会叮嘱我要小心点，不要蹦蹦跳跳的，可不能再摔倒了；早上卖煎饼果子的阿姨总会多送杯自家熬的豆浆。当时选择这个宾馆，爸妈总觉得不是正规连锁店，担心不安全。可我就是被楼下那条无论多晚都热热闹闹的小吃街吸引得寸步难行，喜欢生活的烟火气，喜欢最真实最朴实的语言与笑脸。而南艺多年来坚持在市中心办学，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无生活，不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因为艺术才更加美好。

与南艺的第三次相遇，是在南京的大雪天，那天雪下得出门吃碗皮肚面便湿了鞋。穿着长款羽绒服，戴着帽子打着伞，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忽然发现后街的树枝银装素裹的样子美得好像一幅画，欣喜地想要摘掉帽子与它合影，谁料想一阵冷风吹过，雪花在风中旋转着给我进行了一次面部按摩，头发凌乱飞舞到亲妈都不认识。这样的天去参加复试笔试无疑增加了困难，叫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好不容易坐上了车，当司机知道我是去南艺参加艺考后，又苦口婆心地说了一路，小女孩应该学师范和会计，艺术这种东西不靠谱。在他自以为很有道理的演讲休息之余却发现我并未有“悔改”之意，就有些痛心疾首地问道，你为什么学艺术啊。我倒被他这个问题问愣了，整理了半天华丽的词藻，最后最想说的却是，因为我想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不是做大家眼中应该做的事情。至今仍然难忘的便是南艺的雪景，感谢那天校工叔叔阿姨早早清理好了上坡的雪，使通往图书馆的路没有那么艰难。作为一个路痴，艺考时在南艺无数次的迷路，几次徘徊在离门口几步路的小路口不知东西，下雪天使我成功忽略了南艺的操场，事后看到网上公众号放出南艺的校景，思索良久也未想起操场在哪。

圆梦：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对于我来说，圆梦的时刻不是拿到高考成绩的时刻，因为分数与我最初的理想院校失之交臂。也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因为当时的我对南艺并不了解，也没有坚定对编导的以身相许，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意料之中的，当时的南艺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不是最心仪的。真正的圆梦是在十五号报道那天，又是一个十五号，时隔八个月，再次走进南艺校园。那一刻，久别重逢的欣喜，艺考时酸甜苦辣的回忆，一瞬间百感交集，感谢南艺没有放弃我，更感谢南艺选择了我，比起有缘无份的错过，或许命中注定我是你的人。看到各种富有艺术特色的横幅，百岁泉，黄瓜园，咖啡厅，美术馆……想到未来四年可以义无反顾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坚持初心砥砺前行，竟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从最初因为少考了一分而感觉人生失去了希望到现在庆幸少考了那一分，感谢命运的眷顾。或许高考的魅力并不在于如愿以偿，而在于阴差阳错之中便有了最好的安排。

逐梦：未来每一天

对于未来，我想坚持一条路走下去，不问长路漫漫，不问沿路东西，铭记初心，不因任何诱惑而舍弃自己的梦想或原则，因为艺术而生活得更优雅，不因生活而委屈艺术，简约深美，不息变动。对得起南艺在我徘徊迷茫无助之时，在即使乌云密布的日子里也透过一束光拉起了我，教会我感恩、成长、坚强，从此指引我一生的道路。

燕紫，传媒学院 18 级本科生。

模糊中闪耀着的初心

◎ 关茗心

我删除手机的照片，就像是拨开堆满一地的落叶，在婆娑舞动的世界中一边回忆，一边撷取形态最称心的叶子，然后端详，直至入迷。任由着它将我拽回过去的日子，将情绪掰碎了，揉进影像。

拇指机械地滑动着照片，在南京艺考时的种种又铺开在眼前。一张模糊的南京南站标志，见证了一个初到南京的姑娘匆忙拍下行程向家人报平安的欣喜，一碗冒着热气的鸭血粉丝汤让我想起了和小伙伴在路边搓手哈气的窘态，还有酒店楼下慵懶蜷缩着的金毛，中央百货在夜晚亮起的灯牌，以及反复准备的艺考资料……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我的嘴角在不经意间向上勾起。

我肆意地在美好的记忆中徜徉，忽然间，我企图按下删除键的手踌躇了——那是一张极其模糊的照片。我努力地思索着照片背后的故事，而在记忆找回后，又觉得自己既可爱又可笑了。照片里模糊的建筑是南艺的演艺大楼，而照片中大片的蓝色，正是我考完戏策初试时湛蓝的天幕。看着照片，我欣喜地嗅出了正月空气中清凉的味道……

至于照片为什么是模糊不清的，大抵可以这样解释：那是一个极其渴望归属这里的女孩小心翼翼的试探。在我的身边，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能与学校有合照，否则有极大可能会拿不到合格证。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言论啊，但在当时，我深以为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保守思想，拒绝与任何一所学校合照，即使是南艺这样一个极富艺术气息与观赏性的美丽校园。于是，在妈妈要求我拍张校园照片给她看看的时候，我打开手机前置，在准备离开校园时匆忙按下了快门。“云朵会飘走，那这片天空也不能算是南艺的专属吧！”我这样想着，有一点小担心，但在不安的情绪中，夹杂着一丝小侥幸。我记得，一并发给妈妈的还有这样一段话：“看啥看！这将是未来四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以后看的机会多了去了！包你看个够！”话说出口，我仿佛已经成

为了一名南艺人，漫步在属于自己的校园。

或许，这就是越在乎，就越害怕失去吧。我太渴望这里了，以至于把荒诞奉为了真理。幸好，我终归属于了这里。

现在，我早已记不得刚踏进南艺校园时我有多么紧张，也记不清在得知校考成绩为合格时我有多么激动了。甚至，当我再次瞥见床头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我都无法调动内心最初的那份悸动。但是，就是那一张模糊不清，毫无美感的照片，却能够将我带回半年前的纯粹模样。或许透着傻气，但我相信那是我与南艺结识的源头，是最朴实，是最单纯的回忆与心愿。

我愿将它永久珍藏，连同我踏进校园求学的那份初心。

关茗心，电影电视学院 19 级本科生。



高雪儿 摄影 《树树皆秋色》

踏 剑

◎ 胡胜男

我记得我来的那一天，一只鸽子从头顶的茜色天空划过，留下一朵烟云的痕迹。

破碎得像是无解的牢笼，这是入局者才有的感受。一口苦酒在泼墨的心间不断回荡。发疯的青春，撕裂着在舞蹈，横冲直撞，莫名其妙。紧张，木讷，语塞。就像上了赌桌的人，每一个竞争者的瞳孔都迷乱着，充满暴躁与坚毅，没有人想空手而归。理想是可贵的，可以追求的，可是在现实的既得利益前，它像沙砾一样。胃里有这样一颗沙的人，走得更加痛。

我记得食堂晕着温暖的光，可我只是个踌躇的外乡人，那不是为我留的灯。我胆怯纤细，我捏着报名表，切入队伍，被捏成一节节寿司，送上考场的餐桌。金陵的这所院校，是一切一切的起点，使我不敢怠慢。无数贝壳一样的女孩子，张开她们的壳，做洁白的裙摆，露出她们樱粉色的耳垂。男孩子则沉着气，有的像抑郁的海藻，像松弛瘫软在游船上露出肚皮的海豹。样子是冷的，眼睛是热的，全是欲望。无数嘈杂都盛在了眼里，表面上，却默不作声。像极了沉默行径竹林间的武士，把一切浓缩成一点雪亮的剑意。黑匣子木制的地面，像暖黄色的餐盘，小小的寿司，蠕动着丰盛的海鲜，只等那道传送门打开，等待，束着剑等待。

卯时，窗外的声音已经很轻了，只有窗内先进去的人窸窣的谈话声，像是火焰在啃啮炸药的引线。脱掉的羽绒服，像是蜕下的蚕衣，是蝴蝶还是蛾，也就在前面灯火通明的一瞬。

丹红上脸，眉梢初扬。斟酌醉酒，梦醒弹刀。

一幅幅剪影，在考场上所经历的，都被时光酿得沉甸甸的。我聊小时候的光景，聊往事，聊千禧年大棚生产的青春。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比自己伟岸许多的人平等对话。进去那扇门之前，有无数的紧张和未知。可离开那扇门的时候，只剩下倾吐之后，浅淡的笑。结果是很重要的，可那一刻的经历，翩飞的思绪比一个成功的结果更加宝贵。

我对往事的回忆多半像模糊不清的油画，只有色彩流动的意象，和几笔清晰的意有所指的记录。

复试时似乎没有初试时那沉默中剑拔弩张的煞气。我记得是暖黄的教室，有一股柔和的平淡的气息，女孩子裹在棉服里，披散着发。像是鏖战之后，废墟里一朵纤细倔强的莲。

挑剑嘘风，毗邻星斗。兰舟划破落霞，也就到了归去的时候。

南京没有雪，但是很冷。这所学校很美，古屋藏着花鸽，美人从灰色的枝桠掠过，高低的建筑勒出的天际线像是南京淡金色的眼线。我用大衣裹好那一片梦想，低头看了看那蓝色的票，检票的时间要到了。

我回来的那一天，百岁泉的白鸽像帆一样被风吹起，蔚蓝的天空没有云，鸽子是那流动的云。

胡胜男，电影电视学院 19 级本科生。



张王心怡 摄影 《暮秋的牌楼》

梦的旅人

◎ 刘珺琪

我是一个旅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梦色的火车上向不知终点的方向驶去。火车上嘈杂的人声伴着烦闷的空气，我厌倦了这样的热闹，来到最后一节车厢透气。夏天湿热的风撩得我心里发痒，我趴在窗口望着远方那无边际的地平线，思绪早已飞至天际。

又是熟悉的放学铃摇醒我的大脑，打开深灰色的铁皮柜门，里面是我五颜六色的电影杂志，取出旁边的相机，我一路踩着滑板车寻找今日的快乐。卖点心的阿婆推了车出来，煎饼摊的叔叔在热气升腾中行云流水般起手，人间烟火气被我的镜头逐一收藏，我的快乐便来自于相机中的多彩世界。我是个旅人，徒步于街头大好光景；我又像个收藏家，将一切美好尽藏于影像的空间。我想看城市，想看大海，想看草原和沙漠，想去远方。

铁轨与车轮摩擦的声音同着闪光灯的声音一齐响起，我知道这条规划好的线路上并没有我要看的风景。于是在这个闷热的夏天，我决定去远方那更自由更美好的地方看一看。我离开了火车，独自背负行囊，跳上我心爱的吉普车，一直往南方开。从这一刻，我成为了一个逐梦的旅人。

我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从火车温室的保护里脱离开来，不断学习进步，可飞险坡可登沙丘，一边记录沿途的风景一边丰富自己。人生的路上，你种什么因，便得什么果。我不顾一切，想要追到梦想的身旁，这是自己的奋斗，也是一个人的孤独。夜晚我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月亮如神明一样慷慨地将光洒向我，我收藏了灿烂星光，以便孤独的时候将他们铺满天窗陪伴我。

我的旅途已经抵达南方，从伏暑的蝉鸣百里，到初冬的冰雨纷纷，一路上遇过志同道合的旅人，遇过指点方向的热心人，见了花花草草，见了云卷云舒。终于，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艺术学院的门前，夕阳洒满金属门牌，我在贩卖日落，将满天霞光和烫金大字列入我的收藏。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初次应战的我激动

而忐忑，梦想的路走到岔路口，迎来了第一次检验。而第一场，失利。

南京冬天的冰雨打在我黑色的棉服上面，一点点化开，形成小小的漩涡，如我的心情一般沦陷，不等我反应过来，初次失败的打击感一阵阵向我袭来。雨下的苦涩，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我告诉自己还有下一次机会，下次一定更加珍惜全力以赴，在色彩波动的海洋中鼓起勇气继续向前。于是，第二场中我使出浑身解数，将我多年的收藏一一展示。或许正是这些心底的宝藏赋予我的信心和勇气，我将最好的自己献于这张美好的答卷。

当我再次启动我的吉普车上路时，心中充满的是对结果的期盼，这一段寻梦之路，我走了一大半，只愿我种的因有好的果。可是日复一日，等待结果的日子是那样压抑，我阴郁、苦涩，我开始害怕自己任性的逐梦之旅最后结果让我无法对自己交代。我说服自己，带着对南艺的期望尽力走回生活的正轨。我数次在斑驳的夕阳里倚窗沉思，数次向着深邃的黑夜仰望。我静下心来，等待。当满意的结果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喜极而泣，而是以平静却微颤的语气，向家人朋友传达这份幸福。窗外的阳光洒落身上，像在洗礼着我，我的心中满是前所未有的丰实和梦想实现的满足，那份压抑已久的阴郁也一扫而空。

当我穿过山川河海后，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更勇敢更坚强、更自信更独立，我自己才是这旅途中最大收获。当梦想剥落折损，露出带血的人生，在伤口结痂时学会成长，而我终于知道我们所仰望的淡泊，有那时光经历与纷繁故事交错的背景。在青春的旅途中，就算再任性选择，也都只是为了最简单的愿望。

亚里士多德说：“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做不成神灵，做特立独行的野兽也好。”世人浮躁，在这个随波逐流的世界中，就算不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也要在这条无止境的追梦旅途上不忘初心地走下去。《一杯茶垢》中的一句：在世间，本就是各人下雪，各人有各人的隐晦和皎洁。所以今后的路，不必理会其他，我唯愿在影像的空间里继续我的收藏与成长。追梦之路磕磕绊绊，其苦楚，就像故意去按发炎的智齿，从疼痛中获得莫名的快感。我们不过就是这样别别扭扭地长大，苦中作乐地上路，作为梦的旅人奔向远方。不知今后前路有何艰辛，世事难料、山海不平，只愿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孤帆海风清，单骑山雾暝。

刘琨琪，电影电视学院19级本科生。

我与南艺的故事

◎ 王久儿

“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

——宫崎骏

很难讲我究竟是喜欢南艺哪一点。

小白宫的白鸽簌簌飞起，咖啡店落地的玻璃窗，高职门前塔楼的色彩斑斓。创意街区的梧桐叶飘落，绿茵场与红跑道，百岁泉的海神雕像和池鱼。

艺考那会最先接触到的艺术类学校就是南艺，那时候觉得南艺好了不起，这么多年只在南京设立考点。那时候还不完全了解南艺，只是觉得这样一座艺术学府，对于我一个学艺术不久的人来说是那样的触不可及。我学戏文的时间不长，仅凭着对艺术和文学的热爱，来到了我的艺考第一站，南京。

在爱上南艺之前，先爱的是南京这座城。它与我的故乡不一样，与那繁华崭新的海滨城市不一样。鸡鸣寺墙壁的鹅黄，秦淮河汨汨的流水，船桨摇曳出千古的韵味，诉说讲不完的故事。艺考时，初进南艺的校园，就像我初来南京一样。总觉得这里的每一寸土，每一缕风，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都有着独特的故事。我甚至都没想过我会有幸成为南艺的一员，当时只报了戏文一个专业，最喜欢的学院，最喜欢的专业。现在再让我回想艺考时老师问了我什么样的问题，散文写了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唯独记得考完试走出南艺校门的时候，心中悄然升起的眷恋。或许是好学校的魅力，也可能是我对这里的喜欢过于浓烈，或许我与南艺的缘分就是这样开始。

记得自己拿到校考合格证的时候，是个慵懒的下午。先不说自己在课上差点控制不住的尖叫和颤动的双手，只记得那天故乡温柔的海风吹遍了整个教室，吹过我的指尖，这在我的求学之路上，是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激励。那一刻，目光开始坚定，好像有了从未有过的热血和值得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冲

刺文化课的道路是辛苦的，家乡是个高考大省，学子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熬夜背单词背红的眼睛，做数学题思考时搓捻的衣角，偶尔在深夜也会有情绪的泛滥，我总会很担心地问朋友：“如果我上不了南艺怎么办？”担心与焦虑，不过是因为心中的渴望与执念。前路坎坷，辛酸，甚至可能付出却没有回报，而对梦想的向往，却从未使我停下脚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等待结果的过程是难熬的。但是心中却又多了几分坦然，看着自己还算满意的高考成绩，在梦中，那个我爱的学府，似乎在向我招手。“你的坚持，终将美好。”当南艺的录取结果呈现在我面前时，我将这句话发到了我的社交软件上。一瞬间情感翻涌，想起自己在艺考路上的追逐和摸爬滚打，想起自己无数次的深夜流泪和不甘，想起家人的支持，想起艺考时那张洁白的试卷，想起那日坐在黑匣子里的紧张，想起南门“南京艺术学院”几个大字，想起南京的街、南京的夜……我觉得我是被时光眷顾的人，我是幸运的人，或许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本来就是最大的幸运。

当我真正成为了南艺的一员，我才真真切切的意识到，这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对南艺的爱，不只是当时艺考的一刻心动，不只是对艺术的热爱与向往。我就在这里，我爱着这里。每当走在校园里，阳光温柔，万物可爱，觉得曾经为之付出的一切，都不算是辛苦。就像爱里面有一见钟情，我想我对南艺，是第一眼就难以忘记的情愫，是慢慢感受慢慢融入的欣喜，是少年的梦想，是少年的执念，是所有热血与温柔的发源，是融入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诗篇。或许当我离开这里，穿上西装革履，仍不忘这里曾带给我恣意的青春和无比心安的四年。或许十年后二十年后，当我再想起这里，眼角依然泛起温柔的泪。就像南艺温柔的夜晚，没有什么比一肩月光更能安慰年轻人的心，就像南艺温柔的清晨，暖阳升起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我与南艺的故事，是爱，是温暖，是干净的眼泪，是炙热的梦想，是不辜负，不辜负每一份缘分，也不辜负自己的梦想和努力，我与南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王久儿，电影电视学院19级本科生。

逐梦赋

◎ 陈金硕

徐志摩言：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于康河浮躁之间，于飘逸潇洒之间，深沉与忧郁，难言与苦闷，通通沉淀于现实与理想。

时维四月，岁在戊戌。感念千年，故梦逐日。铅华落尽，所剩竟不过满目疮痍。家园破碎，山河泣血。烽火三月，早已不是纸页之句，恐不然早已是血流成河所堆积出的事实。千万坎坷，如藜如莠。或中华之崛起，或戊子之奥运，或汶川之失魂，或神州之飞天，或天宫之九重。昨岁通至四海，今弱冠之奕奕。望昨昔之将去，踏前路而循迹。

十里洋场，香艳旖旎。或问何载？或问何日？三十载之已过，思千年之故路。寻梦毋忘，立足前行。多有所思，当比此赋，其辞曰：千载情，百年圆，山川起伏藏经阁。要说痴念还多少，春秋嘴边留日课。斯人已逝，金石沉渊。回首天眼，终是归峦。瞻望弗及，挥泪步艰。余双袖之未干兮，感先人之壮言。笃心志之为国兮，逐国梦以为园。

人生代代，江月年年，东隅已逝，桑榆魂牵。曰上下之同心兮，共风雨而维艰。尽心力以圆梦兮，终康定而无憾。夏夜苍茫，捋满一树沧桑；繁华喧嚣，掠夺一夜幽静；古道西风，断肠人知何处？时国人之盈盈兮，众旧貌成新颜。国屹立于芳林兮，感先人之石镌。复十载之光阴兮，念上下之言欢。喜代之梦了兮，何昆仑不可攀？其梦回之今朝兮，当奋身以逐鸢。

路遥漫漫，梦系无眠。雏凤求凰，比翼连篇。黔南逐梦，穹宇望穿。十载阡陌，心若清莲。叹鞠躬之尽瘁兮，若伯牙之绝弦。慕壮志之卫国兮，敢赤心之拳拳。非艰险之其惧兮，举重任之在肩。观中国之探梦兮，欲试高与苍天。此生无悔入华夏，从此都在种花家。

然落梦其或有兮，至桃花而花残。终颓丧而走马兮，驱星夜而泪潜。老骥

伏枥，梦晚田园。当歌唤志，暮宿日边。尝左右之相顾兮，梦我梦之蹒跚。谓修远其险隘兮，感逐梦之难。

青天苍茫万物生，大地宏爱千族存。曰有为其无惧兮，纵风雨而无言。当踏浪而扬帆兮，幸行者之志磐。烽火大江南北，英雄血染长城。东亚人民同愤忤，共诛倭盗勿迟疑。余幸哉之中华兮，国有志而举贤。

《礼记》中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中国梦，非唯有兴，亦有新也。新之，玉兔破苍穹，蛟龙潜深海，碧落清若沃，江山美如歌。少年国志，何恐猗顽。志穷无有，星火燎原。有鸷鸨之梦，有鸿鹄之志，遂有逐梦者。愿国民之笃志，无沧海之难填。

文末曰：嗟我中华有为兮，奋身力而梦圆。嗟我国民之有梦兮，皆不惧之狂澜。不忘其初心，逐梦之前行，号召其矢志不渝兮，皆锐气向前，秉承之遗志，成先烈未竟之光辉，终能圆我大国之梦兮！

陈金硕，工业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张王心怡 摄影 《深秋·设院·展览》

我在南艺锯木头

◎ 谭佳琦

你觉得对于梦想的一意孤行能坚持多久？我只能给你一个短暂的回答：两年零六个月，也就是从我高一下半学期到目前。你觉得梦想的确立需要多久？我可能会给你一个让人惊讶的回答：一瞬间。这两个答案听起来都多么不可思议啊。可它却确实确实反应了我，当时在寻梦的我。

多少人写过关于“我的梦想”的作文，从小到大，写了不知多少。年幼的人儿，又有几个能早早明白梦想的真谛呢？所以我从小都是把我所知道的职业挨个写遍，心中偷偷叹气道：我才不想当这个！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初中毕业，我开始寻找人生的方向的时刻。唯一让我心动过的词语，便是“设计师”三个字。但当时见识颇少的我，只知服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的存在。我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搞不来，也不够热爱。所以这个心动的字眼在我心里头被划去。不过我忽而有了想学画画的念头，那像是一次尝试，想靠近，像挣扎。结果被姐姐说，画画的人都是从小学了五六年，连拿笔都要重学呀！然后我便一下屈服在对“拿笔都要重学”的恐惧里。

走过初中，我幸运地迈进了重点高中的校园。那是一个学霸如繁星的校园，文化二字压在每个人心头。所以，对于我来说，美术课永远在赶作业。不过，有一节美术课，阳光午后，春光无限好，让人昏昏欲睡。不过难得清醒的我，在底下奋笔疾书。美术老师无奈地掏出当家法宝，那是两张海外留学的学姐的设计图，新鲜的事物瞬间打动不少人。而当老师说道：这是两张产品设计图，她是一名产品设计师时。产品设计师五个字成功让我抬起头，放下笔。接着我对我同桌说了这么一句话：“产品设计师，我要当产品设计师！”回想起来让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梦想确定下来真的只需要一瞬间。无论对错，不管险阻。

后来，一切像是命运的安排一般。我遇上了班上另外几个想学设计的同学，

接着就被看热闹的宿友带了过去，和他们一起成为了我们学校仅有的几个美术生。当美术老师问到谁想大课间去画画？谁想走专业？我们都毫不犹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未经父母同意，为自己的人生所作的决定。在一个升学率高到你如同半只脚踏入一本大门的文化学校，成为一名艺术生这事，我还不知该如何去说服父母。当时的梦想便是：能够考上好的大学，系统地去学习产品设计。

我的圆梦之路像给父母的套路之路。我先说我感兴趣，希望大课间去画画。反复保证，双手举天强调不会影响学习。待时机成熟，拿着自己死命琢磨，反复修改最后打动老师的画作，去打动父母。然后语气激动、充满向往地告诉父母：我的梦想是什么。其实，现实的压力压给我和父母的要大得多：中等经济水平的家庭，怎么可能轻易说学就学？零基础的开始，又怎能和学习了五六年的同学相比？更何况，我自个儿心里都觉得我没有太多艺术天赋，除了那快溢出来的对于设计的满腔热爱。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高中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仍然要选择专业，选择方向。既然没有其他喜欢的，既然我有梦想。那为何不好好尝试，好好去做，起码努力过，就让人不曾后悔，不留遗憾。

集训之路，哭过，笑过。凌晨三点睡过，六点起过，一整天没吃饭过。洗不干净的碳和指甲缝的颜料，再也抹不去的丙烯沾染在了校服上。这些苦大家基本上都有过。多么值得开心的是：我们都走过来了。当初连重学拿笔都恐惧的孩子，居然成功拿到了南艺的合格证。

再度灰暗的日子莫过于最后一百天的文化之路。一轮，二轮复习把人和人之间拉开了大大的差距。学校没有艺术班的设置，不夸张地说，我在的普通班，四十人的班级，至少二十人上一本。凭借我脑子里当时的一堆稻草，毫不例外，每门垫底。你可以说，文化生和艺术生成绩不能比，但是每一次都让人扎心，压力再添一重。不想给父母更大的压力去报课外班补课，我只能咬咬牙，给自己脑袋“除草”，填充新知识。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我就去公众号看看南艺的推送，一次次到下面留言：九月，南艺我就来了！翻遍知乎，看看百度，不管这个学校身上有多少流言蜚语，南艺确实实不断在给我输送希望与力量。有一次看见一条南艺的评论，说南艺的雕塑可能到处乱跑，美术学院可能看见裸

体，而工设院能看到一群女汉子在锯木头。于是，“我要去南艺锯木头”，成了我新的期盼。虽然最后高考成绩仍然摆脱不了垫底的存在，但是那么幸运的，可以让我来南艺。那么一切，就都刚刚好。

熬过坐立不安的几个夜晚。7月12日中午12:30数据更新。我成功地被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录取，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虽然，我对我的画画没有太大信心，对我的专业还有更多不了解。但是，多么幸运我可以圆梦在南艺。

大学与高中，一切都变得大不一样。课要靠抢，时间要靠自己安排，万事要靠自己斟酌。学分，德育分，绩点。陌生的衡量标准，不再是一支笔，一张试卷，一场考试那么简单。原来，这才是真正独立去成人的过程。未知的一切多让人惶恐。不过，在南艺，却也更让人有了向往。

这片艺术的土壤。让艺术可以更多地交织在一起。将世界不再局限于美术。可以关乎音乐，附上舞蹈等等。没有人会只唱一首歌，没有人会只跳一支舞，画一张画。这片土壤孕育着创新。就像工设院开学典礼上何晓佑老师说的那样：“学会五子：样子，料子，点子，路子和镜子。样子即去学习、接纳商业运作模式，去学成功的案例；料子指产品的元素，综合人文、风土人情、文学诗歌等等；点子则是创意的过程；路子，便是沟通与协作；镜子便是自省、思考、反馈、修改。这便是五子登科。”何晓佑简言论述的五子登科，却在告诉我们清晰的前进方向。各有一技之长的同学，充满艺术和创新的氛围，可靠又优秀的老师。南艺的日子，值得小欢喜的期待！

我可以真正在南艺锯木头了呀！怀揣着这份简单的欣喜与对南艺日子的期待，我将在南艺继续逐梦。

谭佳琦，工业设计学院19级本科生。

寻梦·逐梦·圆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苗成名

我曾梦到过你啊，南艺，在艰苦奋斗后微歇的夜。

我曾幻想过你啊，南艺，在手执画笔时稍稍的溜神。

我曾怀念过你啊，南艺，在校考过后激动不已的心里。

我终于是再见到你了，以我引以为豪的身份。

南艺录取通知书于我，在经历过集训彼此竞争奋斗到凌晨的酸苦，统考过后燃烧不息的斗志与疲惫的身体以后，已经不仅仅是一纸 offer，它是对我所前行道路的一种肯定，是照亮我未来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

虽说艺考路上荆棘遍布，坎坷艰难，但我一直相信，能收到那印有南艺校徽的红皮邮件的人，必然不曾有退缩的想法。真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劳吾辈筋骨也好，苦吾辈心志也罢，吾辈心中自有一杆秤，它称量所选择道路上的一切值得，作为前行的筹码，一步一个脚印，最终登上南艺的殿堂。

作为一个经历过校考的艺考生来讲，我对南艺自然不会陌生。透着欧美风的电话亭，悠闲时光下的南艺下午茶，高耸壮观的演艺大楼，还有我心神向往的美术馆，每一楼每一件都沁着艺术的气息，让人移不开眼。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的艺考由雪开始，因雪迟到，因雪难过，由雪结束，或许这是一个悲伤的开始，或许这是一个心酸的过程，或许这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正如一切都是或许。记得那一场雪，它打开了我的校考生涯。想想我的第一场考试，正是南艺作为考场，想想排队时漫长时间的等待，想想拿起画笔时的紧张，想想那些考试中尴尬的事，想想那些艺考时的朋友，心里总是暖暖的，即使曾经流过的泪水，也变得很甜美。开心时，我分享自己的快乐；伤心时，我隐藏自己的眼泪；受伤时，我忘记自己的伤痛……在艺考的这十几天中，我让自己变得坚强而勇敢，就像你曾说过：你会变成一个胜利者回来一样。如今，我也变成一个胜利者回来了。

于是，回到文化课的我，一直记得那雪白天地下的南京艺术学院，那一条路

两旁栽满枫树的诗情小路，甚至连犹如大兴安岭的古林公园都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作为惨淡枯燥的语数外生活的一点调味剂，一点点足够我回味一整天。

我觉着，南艺，你也会记住我的吧！我想走过你的每一栋楼层，留下一份印记。我想踏遍你的每一方草地，告诉你我来过。我想嗅一嗅你每一寸的艺术气息，感受你我的亲密。幸运的是，我有的是机会了！

俞敏洪曾在《赢在中国》里发出过一番小草大树论：“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像草一样活着：再成长，你还是长不大，人们可以踩过你，不会产生痛苦，因为人们本身就没有看到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树一样成长。即使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只要你有树的种子，即使你被踩到泥土中间，你依然能够吸收泥土的养分。你也许两年三年长不大，但是十年八年二十年你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树，活着是美丽的风景，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活着死了都有用。”走向南艺这条有点颠簸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一定怀揣过一棵树的种子。不管风雨浸湿眼眸或是寒风刮破皮肤，都应昂着头坚毅地迎接属于高处的荆棘。于是，我们慢慢有了树的躯干，挺拔而矫健。虽然看得出粗糙的臂膀上有些许伤疤，但却被倾注着艳羡的目光。正如南艺校园内一棵棵挺拔的杨树，那代表着一个个挺拔的我们。

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人生只有创造才能前进，只有适应才能生存。能“经天磨是好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对自己有超越，对别人有挑战。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的。”

人生就要抗争，需要抗争！与病魔抗争！与逆境抗争！与命运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抗争中奋斗，在奋斗中实现理想！突破羁绊，这时自己才有新的人生超越！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

艺考路上的学习是我不羁的抗争，而南艺的录取通知书便是我人生一个阶段的成功，它必将鼓励我面对下一个阶段的抗争，催发出我下个阶段的成功。

还有四年，南艺，我能陪你走的路，还很长。

苗成名，工业设计学院18级本科生。

寻梦·圆梦·逐梦：我与南艺的故事

◎ 吴雨潼

Part1

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都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我决定报考南艺也不过是路过时恰巧看到在百岁泉那一群白鸽盘旋于头顶的蓝天，落日余晖洒在年轻女孩的脸上，像是坠落凡间的天使。一切都美得如此不真切，而那一刻，我想理想中的伊甸园不过如此。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想要考取南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在我信誓旦旦告诉老师我想考南艺时，一向疼爱我的老师第一次板着脸告诉我务实。后来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才逐渐了解到想要考入这样一所百年艺校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打败大多数的同龄人，甚至连运气都要比别人好上几分。艺考太过残酷，八千人的校考，最后录取的不过寥寥数人。以至于在报考南艺时我也只是抱着，再去试一试吧，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当我在教育局的网站查到自己被南京艺术学院录取时竟是有种不真切之感，害怕这只是黄粱美梦一场。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小声地问我爸：“我，我被录取了？”未等他回答我便哇地哭出了声。我实在太害怕重蹈覆辙。

是的，为了考南艺我比别人多付出了一年的青春，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哭着从噩梦中惊醒，哭着请求爸爸妈妈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豪赌，不是所有人复读都有好结局，一年不如一年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我实在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去一个普通的三本，不甘心就这样和我心心念念的学校失之交臂。如果要等四年后考研再来南艺，为何不再多花一年时间证明自己？

我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也曾无数次扔下画笔躲在角落里嚎啕大哭。我也曾自暴自弃地想是否是我太过笨拙，没有天赋。亦或者是上天不公允，看不到我

的努力，听不到我虔诚的祷告。还好最后事实证明，你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会迟到，但是绝不会缺席。只要你愿意耐心等待，只要你愿意坚持不懈的努力，你想要的都会来找你。

Part2

金秋九月是丰收的季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公元二零一八年的九月十五日，我拿着鲜红的录取通知书，穿过林荫小道，路过百岁泉，从老师手里接过南艺校徽的那一刻我便是真正的南艺人了。

如果说考上南艺是我的一个执念，那么真正爱上这里是从我们的新生开学典礼开始。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精彩的校级表演，舞台、灯光和演员的表演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中国实力最强的综合类艺术院校果真名不虚传。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一束光打在本是一片昏暗的路口，有声音对我说，“嘿，别害怕，你只管往前走，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最大的帮助。”是啊，在这样的艺术殿堂，你不必担心他人的目光，只管去做你想做的，尽管去尝试，南艺总有舞台可以让你展现自己。

那天晚上的我在日记本中写下，“复读一年考南艺，真的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了。”

好梦总苦来回甘，而今的我站在南艺的土地上回首往事，觉得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Part3

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中有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我希望你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我希望能见识到令你惊奇的事物，我希望你能体验从未有过的情感，我希望你能遇见一些想法不同的人，我希望你能为自己的人生而感到骄傲。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到，我希望，你有勇气，从头再来。”

刚入大学的我们可能会迷茫，可能发现这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有的是机会去尝试，只要你愿意，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失败。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最怕的是你碌碌无为，不愿努力，还安慰自

已平凡可贵。

简约深美，不息变动。这是我们从今往后将一直视为母校的地方告诉我们的。往前走，往前走，哪怕前路偶有顽石，哪怕前途偶有荆棘。在即将开始的南艺生涯中，也要凭借着一腔热血和担当勇往直前。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在回望求学的脚步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往后的一千四百多天里，我梦想中的伊甸园中会多了我的身影，四年后的520嘉年华也会有我的作品。我要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于我的伊甸园，我要与身边的南艺人一起前行。

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你也是。

吴雨潼，工业设计学院18级本科生。



高雪儿 摄影 《与你》

偶然？必然！

◎ 钱 勇

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也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

——题记

佛心无梦

夕阳笼罩下，艺教楼一片静谧安宁。橘红色的阳光渗透茂绿枝叶间，在楼道口洒开一幅金灿灿的油画。我独自小跑奔向餐厅，时值深秋，风已是刺骨凉人，路旁的花草因层层雾霭，薄霜晶莹剔透。

推开餐厅门帘，照旧喝点粥、吃了包子，接着默默返回教室。那时天已经黑了，阒寂的夜因都市的幽光显得富有层次，而我对于未来的艺考一无所知，内心毫无波澜。晚风擦过树叶，将一切拉得天宽地阔。

艺考的歌曲被自己反复练习，在心里从阳春白雪坠入了下里巴人的境地，在我眼中已不再是值得歌颂的名曲，仅仅是一串没有色彩的音符。不幸的是，我自己把声带唱垮了，瞬间人也垮了，感觉奋斗没了支点，无心、也无能再去追求所谓的理想。

果然，第一次艺考以失利告终，自己懊恼沮丧，心情却没有一落千丈，毕竟自己的努力与渴望的理想远不成正比。欣然接受了这一份残破的答卷，但我的内心仍不妥协。

定心追梦

独处一室，掩卷遐思，倏尔一阵栀子花的幽香送入鼻中。临窗而望，余晖含笑在簇簇花中，思绪也随香飘散萦绕。

回想近两年的点滴艰辛，心中郁结出些许遗憾。想想爷爷给予我殷切的期盼，父母日夜操劳的守候，却败给了我的懦弱不前。蓦地，脑子里迸发出一股劲，他告诉我要使出拔山扛鼎的气魄给自己的人生凿个出口，所以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复读。

相比第一年的稚气无知，今年的我多了一份稳重与定力，再次踏入教室的门槛心情很复杂，落寞而无奈，振奋而澎湃，掀起帘子的风掠过双眸，有种说不出的感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自己勤勤恳恳完成学业，大家都说那段日子我变了，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但我想说的是，面对自己终其一生去追求的梦想，心智一旦警觉，不论他是谁，但凡有一颗温热的心都会分外努力去争取成功。

风光旖旎的清晨，我机械性地起床，随意啃几口面包后便开始和视唱谱上那冰冷的音符打交道。当晨曦透过窗子倾泻而入时，我就慵懒地戴上耳机，和节奏和弦来一场愉快的躲猫猫。飒风拂面，耳边时不时有种窸窣窸窣的声响。混着刻板的和弦有种别样的温和，时间不早了，老师裹着厚厚的外套进来了，接下来便是难熬却极为重要的声乐课，时光在这样的反复中悄悄溜走。

天不遂人愿，在临考前一个月我被检查出声带小结，这几乎给我三年的努力宣判了死刑，往后的一个月，自己一边丧着心，一边做最后的挣扎。抱着无欲无求的心态找了南师大的老师寻求帮助，老师不知是否出于安慰我的想法，告诉我就算现在以病嗓参考，依然没有问题，这让那时的我激动得不知所言。

考试那天，适逢雪下完，寒风凛冽，雪景美得令人垂涎，但我内心却如死灰一般沉寂。三年的夙夜匪懈总觉得要毁于一旦，那种无法言表的绝望捆绑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四十分钟的候考，让我觉得嗓子有些异常，果不其然开口第一句嗓子闭合了，毫无状态可言，那一刹那我脑袋空白不知所措，但还是咬着牙流着冷汗把它勉强完成了。

出了考场，望着漆黑的夜，对于未来再次丢失了期许。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拨通了母亲的号码，告诉她这糟糕的一切，那时我愧疚而又无助，甚至感到自己无能。电波另一头的母亲顿时语塞，那空白无声的几秒钟我似乎读到了一些讯息，失望，无奈，心疼……最后母亲说：“算了吧，以往都放下吧。”错综复杂的情感顺着电波沉沉传来。

那个夜晚格外宁静，大概是绝望的苦涩在黑暗的包裹下愈发清晰。我捋了

捋思路，两次统考一次校考都失利了，我无路可退，只能试图在最后一轮的校考中绝处逢生。这就必不可免的要付出一定的资金来租房、上课。而对于我的家境来说，这又将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开销，自己暗下决心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借着还算强大的关系网联系了学长，接着又跑到中介公司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租了个房。一场艰苦卓绝的旅程便又开始了。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榨干自己的脑细胞写文章，欣赏着无聊透顶的电影，反复调整自己喜怒无常的情绪。唯一的乐趣就是中午和小吃店的阿姨谈天说地。每天晚上背着盛满星光的背包赶公交挤地铁，偶尔嘴里还塞俩包子给自己一点畅快的甜头。都市里的车水马龙在我的脑中流连，一种不痛不痒的“电流”，在全身的每一寸肌肤肆意流窜，如此反复到考试。

如心圆梦

4月8号，寒气依旧没有要退去的意思，我捧着手机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转到十点，双手颤颤巍巍地点开查分网站，省内第九名赫然击中我的双目，所有辛苦心酸在那一刻变得弥足珍贵。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转眼夏季已悄然降临，试卷折成的纸飞机在某一场大雨里泡软变形，在那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夜的大雨里，把我的青春淋成了湿漉漉的回忆。6月9号那场雨后，我的高中奋斗历程从此画上了句点。接下来的一段空白中，我如同卧在棉花糖般柔软的时光里，终于在7月10号上午，收到了让我快乐到几近窒息的录取通知书。回首一路的荆棘满地，慢慢地有些哭笑不得，第一次真正地明白了什么叫“值得”，我的人生从此有了微光。

逐梦不止

阳光未醒，星眼朦胧，而我已经踏着晨曦上路，因为就在2019年这个仲夏，我看到了希望在无影的北风中飘摇，让我抓紧它去触摸那湛蓝明净的天穹。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遭受的挫折有多痛。年轻的梦想，就是天空。

祈愿数年之后，我能骄傲地用丹青妙笔描绘在南艺的璀璨与绚烂。

钱勇，流行音乐学院19级本科生。

浆声灯里泊秦淮

——我与南艺的故事

◎ 田媛

“曾一度对人说：南艺是我的梦。梦啊，梦里有傍晚百岁泉旁闪烁的微灯，有金陵令人无限清醒的长风。”

——摘自二零一九年南艺初试日记。

我曾与南艺失之交臂过，后来我用了比过去超过二十倍的努力，重新抓紧了她的手。

我曾在深冬的午后生生忍住想要放声大哭的冲动，曾在无数个黑夜徘徊惘然，后来我踏着坚定的步伐，正式踏进初秋在南艺校园。

我曾以为我与南艺的故事再不会有后续了，后来的我书写了未来一千四百六十个蓝图。

记忆带我回到二零一八年盛夏，电脑屏幕停留在省招网的界面。

——暂未查询到该考生的录取信息。

我告诉母亲我南艺落榜了，话还没说完，声音已带了哭腔。她轻声安慰我，一遍一遍说着没关系的，总有学校可以上，我却仍止不住眼眶里不停溢出的泪水。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清楚，那个再回不来的夜晚，我一遍一遍刷新着网页，无助地想着若这是个梦就好了。在不知刷新了多少遍后，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成定数。

全国第九的校考成绩，认为半只脚踏进了南艺的校门，轻狂地告诉身边人我一定会考上南艺，最后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被高考前夕贪玩的我狠狠地挤下了现实的河流。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那时我不知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句话，不过并无道理。

心底铺天盖地，只剩无尽的后悔莫及，盛满了不知名的酸涩。即便过去了那么久，如今的我再回想起来，仍旧心里发紧。

南艺落榜的那个暑假我想了很多，想过去，想未来。

过去学习艺术的大半年，备战高考的大半年，查到校考成绩的那一天，成绩出来时班里的同学都在为我喝彩。我将桌洞里乱七八糟的课本材料整理好，写下一串的励志标语贴在桌子上，热血得就像漫画里的中二少年，无畏地说——我是南艺18届流院学子。

我甚至想到，未来如果我真去了某所我很不喜欢的学校怎么办？大学四年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在千帆过尽的某一天忽然想到南艺，然后思念如泛滥山洪般涌向我的脑海。

那时我离梦想的院校那么近，近得好像伸手就能扑向她的怀抱，却在马上就要触碰到的一瞬间被拉开好远，恍若径直拉到天际。

从小就梦想成为MV镜头写手的我，长大了想要亲身感受刘禹锡笔下“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的石头城，除了南艺，实在想不出还有哪所院校可以承载我的梦想，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复读。

我一定要考进南京艺术学院。一定。

再次回归高中校园的那天，我对着镜子这样对自己说。

后来大半年的时光匆匆流逝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又到了一年艺考时。

初试前一天，我和母亲走在南艺的校园里，时隔一年我又来到了这里，承载我笑容、泪水、欢欣雀跃与难过悲伤的乐土。和过往印象中的南艺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走在斜坡上我仿佛还能看见去年那个从演艺大楼出来后边打电话边哭鼻子的小女孩。

今年再去看，斜坡似乎没有那么斜。

我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计算从上海到纽约的最短航线，英语课说ABC数学课求解 $\cos A$ ，课间和同桌吐槽说数学真的太难了为什么一听就会却做不对……

在十八岁这一年，我做着浮浮沉沉的梦，就像孤独的旅者漂泊在无边际的茫茫海面上，总是会怀疑这样那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直到四月仲春，我的校考成绩再次下发。

是比去年还令人骄傲的成绩。

那之后，我再没迷茫过。

我把合格证贴在桌面最显眼的位置，写下学姐对我说过的话，好多举动可笑地与去年相似，可是只有我知道，我与去年大相径庭。

再后来我接过南艺的红色立体录取通知书，内心狂喜之后更多的是心有定数的平静。

我一定会考上南艺，我说过的。

九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南艺逸夫图书馆里写下这篇文章，心中波澜许久未平。

我在回看年初艺考期间写的日记时看到这样一句话：时至如今，南艺依旧是我的梦。

时至如今，我圆梦了。

曾一度与南艺失之交臂的我，在大起大落的2019年里最终回归了平静。我跨过上海美专的牌楼，我在操场上奔跑，我漫步在百岁泉旁，看成群的白鸽扑腾着翅膀在半空飞翔，最终投进南艺温暖的怀抱里。

犹记何时晚风里，我走过秦淮河畔，绮丽灯光映得河面波光粼粼，河畔火树银花不夜天，园林船只停靠在小码头，那时我想我一定要挑一个晴朗温暖的夜晚，桨声灯里泊秦淮，感受金陵的古典魅力。

犹记哪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耳机里放着心旷神怡的歌曲，我从宿舍走出来，天空蔚蓝得像染了矢车菊蓝的宣纸，一群白鸽呼啦啦振翅高飞，迎面吹来凉爽和煦的微风，一片岁月静好，那时我想我一定庆幸自己选择了重新再来的道路。

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写一个故事，一个冗长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躺在金陵的怀抱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缱绻深美的歌声中不息变动。

我与南艺一刻不息地向着未来奔跑，感受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承继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同日月常新，似海纳百川。

我知道我与南艺的故事开始了，这个有着两年序章的故事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从己亥年的金秋开始，我与南艺共成长。

田媛，流行音乐学院19级本科生。

逐梦黄瓜园

◎ 陈文玟

好久没有看见这么多在地上走着，绕人脚边的白鸽了。每每走过百岁泉旁，我都这么想着。

曾经，我憧憬过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向往着东吴校内的红楼林堂。想在三月去往武大赏樱，也想在青岛拥有海大的梦想。我喜爱世间的一切美景，向往心中那梦一般的大学生活。想要秋天踏在静谧的小道，银杏夹侧，姜黄浅绛；想要冬天躺在染白的草地，白雪依傍，痴醉仙尘。

或真是缘分吧，最终我来到了南艺的校园，这个我从小听着名字，却从未想过要生活于此的地方。四岁学琴，小有成就却从不是专业筝人。心向着文学法律，却终是投了艺术。得知了我的选择后亲友老师颇为不解，我总是说，现在我是向着自己的梦想去了。

我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尽管生活中总是将它当作一个兴趣爱好来充实自己。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跑出很远去看一场书画展，也喜欢无聊时跑去琴行听刚学琴的娃娃们一弦一颤地弹着不成曲的调子。当年，我也是这样一首《浏阳河》左右手搭配不来，夜里边练边哭；也是这样一曲《寒鸦戏水》谱子背不上，清晨六点站在广场的草地上唱谱记谱。十岁时考南艺的古筝十级，一首《四段锦》难得受到老师称赞，却在考场上紧张忘谱，仅以合格过关；高一暑假埋头苦练一个月，终是成功拿到中音表演文凭级证书，成为近年来的淮安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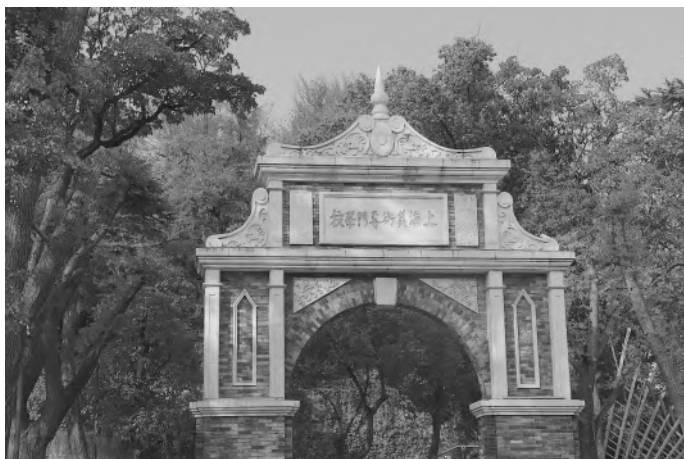
那时我开始明白，艰辛与成就并存，痛苦与荣誉相生。前者锻炼我感知后者的敏锐，反而能够感知平日里我并未重视的元素。我自诩是文化生中最有艺术情怀的，我欣赏艺术，我赞美艺术，我享受艺术。我想，艺术这个词分量是很重的。它是一种美，是一门学问，是一种欢喜。琴棋书画是相通的，而以琴为首。我一直以没有专业学琴为一个小遗憾，但我并不后悔。充实了理论基础，我想，才能更深入地走进一门艺术而非仅学门技艺，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

我喜欢一群人嬉笑怒骂一起皮闹，话没正经却懂你内心的柔软与情怀，尊重且支持着他们其实并不涉足的领域。我也喜欢一个人走遍大街小巷，感受世间的繁华喧闹而我内心平静，一言不发却恣意享受着我所能感受到的美。我所认知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却也充实着美好，矛盾并不意味着糟糕，因为还存在着对立的美感。所以有时选择是唯一的，一条路便是一生的方向；而有时选择又是双向的，一条路通往着世间无数你所未接触到的新领域，而我，迫不及待想要奔向那个黄瓜园通向的未来。

从来没有这样惬意地感知校园，大学之前的课业太过于繁忙，朝五晚十的日子迫使我加快匆匆行走的脚步。何时能如此安逸地欣赏一座城市染上秋意，看老树佝偻，白鸽绕飞。这里是曾经满埋藏于心底的梦想，或许不来到这里，我都不会知道我的艺术梦。听说黄瓜园一方春色醉金陵，想待花开时节又逢君。

现在的梦里再无曾经虚幻飘渺的红楼钟林，偶尔倒是有樱花开遍的南艺。想待今朝漫步银杏，年底踏雪赏海棠，春日画那油菜迎春。听说有种不起眼的花代表谦逊质朴，那便带着清纯的心跟着白鸽去寻那零星的二月兰吧。

陈文玟，美术学院 19 级本科生。



张王心怡 摄影 《暮秋的牌楼 2》

写给未来的你

◎ 陆榕怡

亲爱的你：

记得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顾及其他人的想法，毅然选择了书画鉴定作为第一志愿，本以为希望不大，谁知这一年南艺扩招，分数线降了几乎十分，我被顺理成章地录取。

“当你全心全意地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冥冥之中疑有神助。

书画鉴定作为美术学的衍生学科，并不热门。它每隔一年才会对外进行招生，人数极少，在这一届美术学院的两百多个学生中，我们专业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支。

可我却偏生喜欢它，因为我想赠予你的，是一份来自过去，却比未来更加久远的礼物。基于你兴趣之上的，却可供你享用一生的绵延福泽。

等你之后接触到身边新奇的事物，听到各种纷扰人心的声音，可能会对此心生怀疑，那么我便于今日，将缘由再说与你听。在我眼里，人生须臾，专于一事便足够，岁月的叠加是经验的累积。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哪怕是圣人，也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遵从着学习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若你此时正处于青春盛年，就急不可耐地想要一步登天，没有知识储备便想要厚积薄发，那不过是痴心妄想。有人抓住时代洪流大发横财，而我，只想安心心地做好我所热爱的，我知道，那件事就是书画鉴定。

古今书画何其多。我从《国家宝藏》上，从美术书里，看到《马王堆T形帛画》《万岁通天帖》《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那些瑰丽的想象、奔腾的气概、壮阔的山河、繁华的盛世便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活了过来。我不禁想亲自去一睹真容，亲手去抚触它们的质地，描摹它们的轮廓，愿做那画中的一

笔惊鸿，舒展在天际，遨游在海里，藏入松间的那一轮明月，化为山涧的那一汪泉水……挑云伴鹤，好不自在！

人间没有天堂，但画里有。

任时间的洪流冲刷着历史的记忆，美，依旧是一个民族亘古不变的信仰和追求。

人们用双手去打磨石具，去捏造陶器，去编织丝麻，去描绘花鸟，去勾勒山川，去触摸心中的那一方关于“美”的净土，穷尽极致的爱与想象，只为瞻仰属于自己的无上光明。

《假如国宝会说话》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从对陶土的把弄开始，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后来，他们的手中有了石，石块化成了笔，笔下现出字，绘出画，胸中波澜，笔底河山。书是彻底解放的线，是气魄与胸怀；画是心中景，是宇宙洪荒，亦是半生所渡的岁月山海。

每次看画时，自己仿佛被另一颗心所呼唤，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想象作者当时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落下一笔又一笔，想象这画卷又是怎样被一代代人用爱怜、景仰、恐惧或是憎恨的眼光抚触，想象它又是经历了几世几劫，熬过了多少个无声而寂寞的黑夜，经过了多少双手的交接才来到了我的眼前，换来这一刻你我的对视。

我的心便不禁战栗起来。

千百年前的繁华与荒芜早已消逝，那些哀恸的血泪，比天的豪情，激越的狂喜也随之流落风尘，但书画却会永远留住他们的身影。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那些抑扬的字句，明郁的色彩中窥见故人的容颜。

太史公曾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推及书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寿平空明，大千豪气，徵明雅韧，王蒙深厚……仅是隔着那薄薄的一面，便能感受到故人的气韵风骨。鉴画，即是鉴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原是岁月更迭的感慨，却因有了书画，故事和传说变得触手可得。而那些线条与色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变成了我心的一部分。

这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封书信，是时光未完的故事，在这场交接的仪式中，我要做的，是一面镜子。

真假优劣，该如何定夺？若不细入微毫，倾尽心力，怎么对得起上天所授

予我这样的使命？

好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我并不孤单，将我引入此途的，是傅申先生。

他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大师，更是书画鉴定大师。“六十多年的笔墨春秋，练就一双慧眼。”傅申先生阅画无数，更为无数国宝正名，向西方文博界证实了中国书画无可替代的价值，他是真正的“一生只做一件事”。鉴千古书画，正中华文脉。在《国家宝藏》中，他高举双手喊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全场欢呼。

就在那一刻，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想法改变了。

就是因为那样的想法，我绕过了父母认为中规中矩的师范，而是选择南京艺术学院的书画鉴定作为我第一志愿的第一专业。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写过一首诗叫《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丛林里分出两条路

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走上了这条路，你的人生可能没办法像金融学那样“多金”，也难有一夜爆红的机会，为了不断地向上攀登，你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地扩充知识与经验，忍住外界日新月异的诱惑，熬过无数个漫长的日夜……

那么你会得到些什么呢？

深厚的艺术文化能扩充你的气质，你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去鉴赏书画，和故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它们会化为你笔下的灵魂，刻入你的骨血，将美铸为一生的信念。而那些被鉴真的作品，会被他人视若珍宝，珍藏入馆，或是收之名山，亦可以广传于世，众人景仰。总之，它们会以一种更加庄重的姿态流传于后世，继续书写这五千年未完的故事，寻找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答案。

对我来说，梦想永远没有真正获得圆满的那一刻，我的一生，都将是追梦的历程。我将初心再说与你听，愿此能激励你更加发奋前行。

人生很长，你会看到千变万化的风景，但请相信你内心深处最久远而诚挚的呼唤；人生也短，你永远也没有办法一一过眼这千百年来的书画，可我却愿意用它去下一个注，与未来做一次交换，押你身上，值得。

陆榕怡，美术学院19级本科生。

流浪的梧桐叶

◎ 荣司栩

梧桐叶惜别了树枝，踏上了流浪的旅程，秋风起了。

世上本无终点，懵懂的叶子更不知要随风去往何方。时间流逝，秋风不似从前那般温柔体贴了，叶子时而从柔软的温床中跌出，在碎石子路上摩擦打滚；时而被无情的雨珠打落，被汪洋淹没，流下看不见的泪。

世上所有的方向都是生命轨迹的映照，生命在行走中找到方向。叶子拾起无力的自己，心中沉淀了半生的流沙，仿佛只要轻轻一抖，便能化出层叠的漩涡。波澜沙海下，乳白色的石门若隐若现。

总有一段路要自己一个人走，也总有一段一个人走不了的路。叶子在茫茫沙雾里陷入迷茫，不过好在，它遇上了小易——另一片梧桐叶。小易将它从混沌中拉了出来，带它去了很多地方：古老而富有典雅气息的建筑群，浪漫中点缀着温馨的咖啡厅，群鸥飞翔，泉水灵跃的石阶上……叶子挺起了腰杆，抬起了畏缩的头，它清楚地看见了那抹白色，那扇立在那里的石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离别后的等待。叶子告别小易，望着它远去的身影轻轻一笑，而曾经那朵漩涡，变成了永远的美好记忆。青春不会散场，所有的相背而行终会有相遇的一天。

苦苦等待后的回味，让现在多了一份甜蜜。叶子在空中转起了纤柔的腰肢，跳到了乳白色的石门前。它微微仰起头，阳光散落，光光点点在它身旁环绕。叶子跟随着光精灵，来到了进门的一颗梧桐树下。那一刻，秋风像是被赋予了灵气，变得温暖可人。

流浪是一段心的旅程，无处安放的心由此找到归宿。叶子来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梧桐树上，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细致的观察这里的一草一木的它，陶醉在悠扬的音乐声里，盼望着白鸽跟它进行一次亲密的接触。

美丽的风景值得驻留，美好的人情值得留恋。叶子在这里认识了很多远道

而来的朋友们，互吐心声，互相倾听，互相帮助，空气中洋溢着爱的味道，充斥着笑的回声。

时光继续流淌着，流向那未知的美好。

所有的流浪

都是为了尽头的等待

没有时光治愈不了的伤痕

也没有生命承受不住的期望

半生流浪

半生长成

一生而已

流浪的梧桐叶于 2019 年 9 月 15 日成为南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荣司栩，美术学院 19 级本科生。



张雅欣 摄影 《黄叶恋秋》

天上的星星，与大地上的星星

◎ 刘新宇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觉自己身上的锁链呢？

试图写出像儿时那样干净无拘的文字，却感到脑中条条框框繁复、不得不在其间小心侧进。

试图读一本处处藏玄机的书，甚至仅仅是读一本直白冒进的小说，心里总有各色声音大呼小叫，身外总有各种诱惑前接后应，纵然精神在进，身体却在退。

试图竭力做一件想来能做好的事，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呕心沥血，却仍然存在最后的、决定性的一点失败因素，并跳出来有力阻拦，甚至如一叶之障，使其付诸东流。

想向前跑，想挣脱，又被不够健壮的躯干、酸软的肢体而束缚住，最终乖乖停下，在原地喘着粗气。

呼，呼，呼。

除了坦然接受我已被困于这具皮囊之中的事实，我似乎并无其他出路。但我想，我不能如此枯坐，任由它长大、再老去。这或许是我选择南艺的一个“原因”。在艺术里，我还能感受到自己的精神，或者说“灵魂”，生生地扭动着。我想重新活过来，想证实自由的灵魂仍然真实地存活着，想像一条涣然的河流，重新兴高采烈地奔腾下去。

我并不像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自小浸熏艺术，勤学而苦练，方才来到这里。我只是寥寥文化生中的一个，一个惘然的，带着自己逐渐被锁链捆绑时，自由的精神探索到的一点艺术讯息，带着一个好奇、大胆，甚至不太切合实际的愿望，想来见见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

盛名、实力、光辉的历史、皮囊下的美艳……这座学府神秘而迷人。我乐于去观察修长纤细的肢体自在展示，造物者的宠儿以无形的声势播撒自然和美；

乐于去揣摩每一点或升或降、或跳动或流淌的音乐，一触惊心，乐音像鬼魅一样闪现于最深的心事之中；乐于去窥看每一个设计的巧思，去探视九转玲珑心如何辗转反侧、如何犹豫不决；乐于只是飘荡在校园的哪一个角落，期待一重小小的际遇。

我并不了解所谓“艺术”。至少不像这里的大多数人那样“了解”。我在这里行走着，去观察，去揣摩，去窥探，所得的只是一点飘渺的“感觉”，如云如雾。我甚至无法好好地形容它，只好告诉你，我曾经在《韩熙载夜宴图》里见过，在哥德堡变奏曲里听过，在斯拉法的下雪秀里遇到过。那似乎是一种，令人会心一笑、又泫然欲泣的力量，像星星一样时明时暗，隔着成百上千年的时光，准确地击中内心的柔软角落。它绝对存在。特勒斯在雅典城中身陷泥潭，却依然抬头看着的星星，我想，我们看见的是同一种美妙的奇迹。而这里，就是培育奇迹的地方，是大地上，生长星星的地方。

真正来到这里，人生的 A、B 面似乎分割得并不明显——感谢来到这里。从前是逃避躲藏似地进入“艺术”，如今却是日日纠缠，不得分离。我有了更妥贴的原因进入博物馆，进入剧院，有了更系统性的指导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窥探和感知。艺术从生活之外的桃源走到了我的身边，并且照亮了通往未来的路。我慢慢向前走，一颗一颗地捡拾着散落的星星，一颗有一颗的欢喜，一颗有一颗的惊奇。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并没有什么“靠近是否更好”的论辩。艺术的星河实在浩渺无垠，浩浩瀚瀚。我像头爱收藏亮晶晶宝物的龙，不知疲倦地向前走着，捡拾着，多情地共鸣着。

不知不觉中，灵魂开始舒展，精神开始自在。锁链依然存在吗？我能拥有那种神话般的“自由”吗？我不敢确认。但至少有一件事，已经清晰了然：

天上的星星，南艺，有的。

刘新宇，人文学院 19 级本科生。

青春赞礼·逐梦南艺

◎ 吴越

未来的岁月在前面召唤，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海鸥乔纳森》

九月，我又一次站在南艺的大门口。古老的校园在清晨阳光下流露出朦胧的神韵。九月的日光依旧那么耀眼灿烂，湛蓝天空下的南艺，依旧是如此梦幻，却又如此真实。我闻到了光的香味，听到了心中信念穿越大地的声响。

还记得两年前的九月，我站在美术补习班前，手中紧紧攥着书包带。“真的吗？决定了？”耳畔是妈妈紧张不安的询问。这个问题她已经问了我无数遍。“决定了。”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补习班，一切从零开始。我所就读的高中是杭城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同学都是学霸级的人物，他们意气奋发，信心满满，他们的目标直指“985、211”。而我呢？已被高中课程碾压得体无完肤，正经历着人生至暗时刻。痛苦迷惘弥漫我的身心。我的天空之城在哪里？世界这么大，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仗着年少的轻狂和倔强，一双未曾跋涉过荆棘的脚，开始青春梦想的征程。

可这一路的泥泞真令人哽咽难言。半路“出家”，一穷二白，零基础，我什么都不会。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我经常被同学嘲笑。别人十分钟的内容，我常常要一个小时。我记起了老师的话：“拥有梦想的人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可只有我们用辛勤的汗水为它梳理，用持之以恒的精神给它滋养时，它才会变得强壮，才会带着我们飞翔。”于是我每次都喜欢贴着老师的左边坐下，离老师近，又可以看得清笔触，一个颜色里带着多少种不同的配料，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坐得近，所以时不时会有老师的颜料甩到脸上，这被戏称为“福泽降世”。同学在画画，我在画画；同学在聊天，我在画画；同学在打游戏，我在画画；同学在睡觉，我仍然在画画。一天又一天，日转星移。“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看到天空？”鲍勃迪伦的歌词一直在耳畔回响。是呀，抬头不一定

看到，但无数次的抬头，无数次的辛劳，终会与好运相遇。我见过深夜任何时段的这个小镇的景象。深夜，每每独自走出画室，抬头仰望天空，与星月相谈，与冷风共语；看树木高大的影子在月光下静默着，晚风吹来也纹丝不动。当老师的好评与肯定频繁出现时，当同学们的眼中有羡慕嫉妒的目光时，我默默告诉自己：梦想就在前方了，加油啊。

备战校考，我天天两点睡，五点起，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有一次，看老师做范画时，困得难以支撑，竟然靠在老师背上睡着了，被老师又爱又恨地数落一番。在走廊洗画笔时，刺骨的冷水也未能唤醒我。当我昏昏沉沉地走回画室，却看到月华如水，流过画板弹奏出美妙的音符，画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渴望。我一下又充满了力量。年轻的心有勇气超越所有的坎坷和波折，循着梦想的指引，一路向前。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一定能挺住。原来，持久的考验和坚持换来积极向上的心态，纵然在最晦暗的日子，也会透着阳光。

“真的吗？决定了吗？”当妈妈又一次问我时，面临志愿填报的关键时刻。“是的，非南艺不可！”是的，非南艺不可。那天校考，阳光清亮、秀美，给南艺教学楼染上金亮的色彩。风起了，吹响叶子，摇曳着枝条，投下斑斑驳驳的影子。这唯美的场景，瞬间打动了我，也是在那一刻，我对南艺充满了向往。收到南艺校考通过的消息是四月。此时的我在学校铺天盖地、昏天黑地地做试卷。我久久不能平静，心中充满了感动。我在铅笔盒里，郑重地写下了“南艺”。回家郑重地告诉爸爸妈妈：“我，吴越，非南艺不可了。”妈妈笑咪咪地看着我。她的眼里满是眼睛亮晶晶的、满脸发光的我。我比任何时刻都明白：没有人能代替你所经历的层层磨练和痛苦，就像没有人能抢走你挥洒汗水和泪水得来的自信和力量。

幸运如我，我成功圆梦了！我光荣地被录取啦。收到录取信息的那几天，外公外婆天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还有很多关心我的人前来询问。柔软的暖意聚拢心间，每一句询问、每一通电话都充满阳光的芬芳，让我安然和感动。录取通知书很快寄到了家里，我可爱的外公拿出去给他所有认识的人都看了一遍，炫耀了一番。这样的骄傲和喜悦，这样的满足的笑颜，荡漾着无限的幸福，让我觉得之前的艰辛都不足一提。还有那些曾对我不屑一顾的同学，他们听说我被南艺录取时的惊讶和震惊，现在想起当初他们不理解的嘲讽，背后的讥笑，

以及种种不如意，也是那么不值一提。奥斯卡影后曾说过：“你关注身边的声音，说明你和身边人是一种人，你努力奔跑，奋力前行，那种声音你听不见，到达顶峰之后，那种声音，你也听不见……你要是重心放在别人身上，你拿的是最佳配角，永远不是奥斯卡。”在艰难的跋涉中，我遇到了最好的自己，积极乐观，勇往直前。

心在九月沉静，带着一种朝圣般的情怀和一种隐秘的企望，我开始新的征程。漫步“闷约深美”的南艺校园，空气中流淌的都是艺术气息。南艺的每幢建筑都跳跃着我青春的梦幻。徜徉南艺，邂逅大师。南艺画卷如这座六朝古都般缓缓展开，南艺开始了我人生无限的可能。“未来的岁月在前面召唤，散发着希望的光芒。”我怀揣着人生目标，带着这一路走来积攒的力量，带着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带着亲人的爱，在南艺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吴越，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张雅欣 摄影 《日光浴》

梦想绘画，画出梦想

——我与南艺的故事

◎ 赵亿阳

寻梦之路

我在追寻南艺，亦为追寻梦想。

寻梦之于我，是越过迢迢长路的旅程，游人看见了彼岸风景的鲜妍明媚，殊不知路途中被荆棘刺伤，为泞淖所陷的悲苦；寻梦之于我，是心中翻腾不息的火焰，过客只瞥见了升起的烟气，却从未真切感受到火的灼人温度；寻梦之于我，是彼时为南艺挥动的画笔，终描绘理想之国的瑰丽盛世！

初与南艺结缘，是由于欣赏画室前辈为考工艺美术系所创的佳作。在线描科目，以针管笔勾勒的袅娜牡丹花，纵使是花瓣边缘的残缺也被一丝不苟地描绘；自行车在不同角度被展现出各式造型，每一个齿轮都清晰无比，而极考验画功；米兰大教堂被刻画得美轮美奂，整体气势恢宏，局部精益求精。而在装饰画科目，配色冷暖相宜，抽象的构图与具象的细节，极为耐看。原来，只要沉下心来，尽心竭力，画作是可以如此细致入微，令真实世界的喧嚣浮躁黯然失色。

我站在那些画作下，久久地痴驻着。空气中漂浮着粒粒纤尘，那些范画被画框装裱起来，高傲地悬挂于冷白的墙壁。那仿佛意味着拒绝，是对眼前我水平欠佳的拒绝。我不怒反笑，没有望而却步，反而受到了那些画作深切的感染。将作品达到如此的水平委实不易，但我深知寻梦之路愈是艰苦卓绝，愈要迎难而上！愈是黑暗，我愈以双眼寻找光明！我决定去逐梦南艺！

我是战场征途上以笔为刃披荆斩棘的勇者，而老师，则是殚精竭虑悉心指导的谋士。从针管笔型号的使用，至配色如何协调……老师授予我技巧，是外部的帮助，而我沉浸在线描与装饰画的世界，抛却了俗世扰人的烦恼，我对绘画有永远赤诚的心，是内心的力量！

日复一日，画室的冬日越来越冷了，令草地更荒芜，天空仿佛蒙上一层薄灰色的流霜，动物们的聒噪渐渐消散……而我坐在画室，始终如一。我知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知道清晨时日出会将天空贴上金箔，我知道暂时的死去抵挡不了生命的轮回不止……我永远知道我对梦想的爱不随日月更替而移，不随季节变换而改。努力应昼夜不止，坚持当朝朝暮暮，梦想即生命！

我永远不会忘记校考的那一天，我生命中重要的日子，即使紧张，而又无比美丽的日子。秦淮河的水恬静地流淌，街道的梧桐轻盈地飘落。在考场明亮灯光的照射下，我深切地感受到此时此刻，南艺在我脚下，梦想在我手中。我欲住在装饰画唯美的城堡里，阅尽所求的繁华；我欲在线描画中的港湾里，开启新的航行。我深谙在这即逝的一瞬，若没有攥紧城堡的钥匙，未能掌舵游轮的方向，就错失了南艺，错失了梦想。而我不愿错失，我定要考上南艺！

我可以创作千万张画卷，而抵抗疲倦之侵伐。这场考试，正是厚积薄发之时。怀着如此强烈的信念，我渐入佳境，终交上了满意的画作。

校考结束了，但永不知足地追寻梦想之路，才刚刚启程。

愿我与南艺，相约寻梦之路！

圆梦之程

“无怨”“无惧”“无悔”，试问有魄力说出此三词者何人？

在高考前的登山立誓之行，我于山巅的许愿树上，郑重系上写有“冲刺南艺无怨无惧无悔”的红丝带。

何谓“无怨”？是在为考上南艺而勤勉作画，忘却时光流逝的每一天，是衣带渐宽而未憔悴，更加充满希望的每一秒；何谓“无惧”？纵使不知结果如何，我亦无限付出，纵使不知前路为悬崖还是天堂，我亦冲锋陷阵；何谓“无悔”？在面临人生的多重选择中，我既选定此路，便永不回头。

在四月，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久久踟蹰，等待着校考成绩的查询结果。得知名次后，千言万语的感慨，千幅万卷的作品在脑海中交替流转，激动的心情久不平息。如果说曾经的梦想是被朦胧云雾遮掩的星星，远远望去，明亮的光芒令人心生向往。那么如今，我已得到了助力的望远镜，我可以看见了星星的棱角，感受它的呼吸！

南艺合格证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让我在文化课的学习中，一改曾庸碌的状态。当我偶感乏力与困顿，我便打开珍藏已久的南艺校园照片。

我还没亲眼亲身见过南艺枝头的春意，柔白的玉兰亭亭而立；我还没有喂过蓝绿的孔雀，那是小山坡最独特的风采；我还没来得及在百岁泉许愿，愿自己生生世世热爱绘画；我还没有以新生的身份站在南艺的校门……我绝不可以留下遗憾。

时不我待，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岁？人生可以圆几次梦？

人生永远都应“无怨无惧无悔”！

时间终能证明，“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是破茧而生的蝴蝶，终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年华，实现最美的心愿。

愿我与南艺，共圆无止境的梦想。

逐梦之行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而我若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就得给南艺创造价值。

凤凰倚梧桐，而高处不胜寒，若非凤安可栖息？圣主觅良才，古有“徐儒下陈蕃之榻”，今有南艺为我留桌席作画。我相信我与南艺彼此需要，亦能彼此成全。

南艺是一座高阁，唯登临者可手摘星辰。彼时于楼下苦苦仰望的我，早已怀有成为珠宝设计师的梦想，我渴求以实力证明一切。日积月累的付出为我搭建楼梯，曾以为离顶楼已不再遥远，安可知愈往上爬，愈知前路漫漫。

逐梦很难。一颗璀璨的钻石之所以成为钻石，是忍受高温高压的暴虐，机械残酷的切割而凝萃的华彩宝物。但是人们忘了，普通的石头即使经历更为惨烈的割裂也仍是石头，多少年既不会变，亦不自知。

一颗珍珠本为沙砾，为寄生虫，在珍珠质层层密不透风的裹挟后，造就了如此晶莹圆润。若不受此痛苦，沙砾便于海滩湮没无闻，寄生虫就永远扭曲丑陋，那挂于雪白脖颈的珍珠项链，是卑微的一生不敢想象的梦。

你，是金刚钻，还是石头？是珍珠，还是沙砾？

没有人甘愿卑微。

不如去受更多的伤吧。即使被万箭穿心，即使伤痕累累。但我相信，对梦想的追逐，这是需要如此蹈死不顾的生命力。请相信自己就是万里挑一的金刚钻。你值得雕琢，值得夺目，值得历经千年岁月流转而仅此一枚！

否则，梦想凭什么被称为梦想？

在荒瘠的土地，梦想是最后的玫瑰。

为摘得这朵玫瑰，逸夫图书馆有过我伏案绘画的身影，美术馆有我久久的徘徊，人文学院激荡着我不息诵读的回音，操场承受着我奔跑时有力的步伐……南艺万千星辰中，渺小而璀璨闪烁的那一颗，就是我！

但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既然花要开，就请开到最明艳，开到被落雪摧残也迎风招展；既然火要烧，就请烧至千里永不将息；既然渴望逐梦，就不要畏惧斗转星移的时间，永远奔跑向前！

梦想是我存在的价值，逐梦即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愿我与南艺，共赴逐梦之行！

赵亿阳，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郑樟燕 摄影 《阳亭暖冬》

终若似，少年游

◎ 仲 雯

人生唯一可预知性便是其不可预知性。

至少在高二以前，我一直估摸自己将会是名中规中矩的文科生。

(一)

我生活的小城及城中人对于“艺术生”的概念普遍是疏远而模糊的，他们对其理解也因身边稀缺鲜活的例子而变得格式化，单一地横贴标签统而概之。我的高中不支持艺术生的存在，自是不开设艺术班，年级七百五十多名学生中只出了两个美术生，我是其中之一。

我耗尽了洪荒之力踩线进那所重点高中，家人举杯欢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压线升入实验班，家人相拥欢呼。但觥筹交错间，他们眼中的锦绣之丽与湖光山色，皆是于他们心中氤氲的。只留我空落落孑然一身，如同置身其岸却隔岸观火，那些念想不是我所思所念，我一无所有。

(二)

高二时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但我却在这样的势头中保持着前所未有的沉默，不是缄口不言，闭唇不语，而是一种惴惴不安之态。一股隐隐的躁动在心底潜滋暗长、流窜，却日益猖狂，只稍一撩拨，顷刻便是燎原之势。

(三)

2017年12月8日，我去影院看了《至爱梵高》内陆首映。当白衣泱泱的玛格丽特淡淡掷地有声说：“不是看他怎么死的，而是看他怎么活的。”消失在瓦兹河畔奥弗斯的麦田尽头时，我忽然身形一颤，雾蒙蒙的眼中几许流萤飞窜，那一瞬，我笃定我是清醒的。

(四)

我非常喜欢美术。

但我一开始走上美术生的道路并非完全的源于痴迷，为美术而发狂的纯粹的至高主义热忱，而是或多或少出于一种叛逆，一种因为对当前生活枯燥的不满却又无从下手迫于躬身的隐怒，一种因无能无知而又无奈的最原始化任性。

我不想再循规蹈矩被所谓“脚踏实地”病态化抽取的精神枷锁所桎梏。

那时的我是有一点儿狂气，几分孩子气，却也正年少着。

而后春秋交叠、时过境迁，一代代少年走了，又迎来一批批正年少的少年，却再也没有一个署着我的名字。我曾幻想喝最醇的酒，秉最飒的风，驱使最烈的马，在江湖的快意恩仇刀光剑影中驰骋，在最美好的年华里。

家人无条件默许了我深思熟虑的冲动与斗胆，我昂首阔步、踌躇满志踏上了美术这条路。

在短得宛若白昼流星的春风得意之后，我将被现实碾压着前行。

(五)

那时，我时常想对地上的影子说：“你累么？我可以牵着你走么？”

影子不会回应我，但他会在我回首处便可见的地方。

如果某天你见到我在大操场中央对着天空讲话，请一定不要惊诧，那时学校于我而言，不过是个住了上千人的空城。

(六)

我的班主任是个迂腐固执不通情理的人。他很轻易地将我贴上了“不走正道”的标签，他会笃定因我一个人的特立独行带偏了整个班的班风，班上学习势头的削弱他从不问由便判定是我为果。

毕竟他最宝贵的女儿与我同窗。

他也是一位父亲。

我日日提心吊胆，如在雷区中一般艰难度日。

他能将他积郁的戾气悉数快意地倾泻于我身，我只能选择沉默。他在我这

个踽踽独行的异路人身上找到了班主任应该有的所谓尊严与威慑力。

不止他，还有同学、朋友、亲戚，各方的压力。

那是我最阴郁的时光，我像一个濒死之人，看不到一点点光却迎着巨大的阻力死磕到底。

我有时在放学路上走过商业街后某一条老巷，哪怕看到路上一白发老翁捧着一碗白粥在晚风中细细喝着，哪怕听到转弯处一个小孩奶声奶气地哼着悠悠小调，都能使我瞬间落泪。

我觉得生活只是将他的锋利隔着麻布微微突显便将我肢解得模糊不堪。

生活从来不是我可以轻易战胜的，但能与其抗争到底，僵持不下，倒也无遗憾，也便是赢了。

我已然走上了这条路，在万众瞩目与非议中昂首阔步地走上的，我可以被毁灭，但不能以跪地求饶的苟且姿态。

至少让我为艺术流一次血，让我睁开眼看看，若少年起而行之，天涯与海角如何绝地投生？

(七)

当我觉得最迷惘时，我决定选一条最艰难的路去走。

经过长久的谈判，签约，我终于争取了机会离开校园，到南京大画室参加集训。我在那里度过了我迄今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艺术生真是个可爱的词，我深觉他们脑回路中蕴藏着朗朗乾坤，他们眼中有着星辰大海。

我们都是艺术生，我找到了同路人。

(八)

统考的前几天，我站在画室的顶楼，望着那一年背井离乡的我们而今又肩负行囊向着四面八方，从这个曾为梦的起点的地方四散而去。

画室里原先东倒西歪的画架与倾翻一地的颜料，到处滚动的铅笔头不见了，只是窗外阳光依旧，一如那一日我来时那般明丽。

空荡荡的。

有点想应景地流几滴泪，但到了嘴边却是浅浅的笑。

忽然想起，我已经过了怕黑就要开灯，想家就要煲电话粥，擦伤就要求安慰的年纪了，有些路，只能一个人去走。

我又将回到那个令我压抑的无笼牢狱中了，但它囚不住而今的我的。无论命运将我带往何方，我的心始终是自由的。

少年总喜欢正气凛然仿若自己是个饱历沧桑有故事的老者，不是么？

其实这样挺好。

仿若多了，便就是了。

(九)

我曾在一众 211 与南艺中斟酌了许久。

家人亲戚朋友都坚持着那些综合性大学响亮的名头。

其实在我踌躇不定、举步维艰的时候自己已经做出选择了，只是我需要时间去说服自己，给自己一个信服的理由。

艺术是融会贯通的，美术、音乐、舞蹈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加之南艺百年底蕴，与石头城这个大都市的纷繁相碰撞所迸发出的花火必定燎原。

我不需要那种迫于市场与迎合目光甩出“211”“985”时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盎然。我心有瑰宝，灿若玫瑰，想同余秋雨老先生笔下那般成为“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睬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兀自欢欣，兀自成长。

从前我很在意，如今我并非完全不在意，而我生活的主角是我自己，倘若任配角喧宾夺主，我得平庸至何等模样？

我们都是芸芸众生，却都不甘沦为芸芸众生，最终却又隐隐渴求成为芸芸众生。

但仍不甘，仍要起而游之的，便是少年。

当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清晨，我只是轻轻签了字，轻轻双手接过，轻轻说声“谢谢”，轻轻拆封，因为我知晓，这一刻起我便是南艺人，我身上已然初具南艺的骨，我将用我的魂为其注入鲜活，生生不息。

南艺正是这样，在最纷繁的灯火处，却最轻柔地吞纳百川，阔约深美，无声间，轻轻然有力地为南艺学子阻挡着人间的锋利。

(十)

纵使“八十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但我黑发少年时也只有这许时日，如同《无问西东》里讲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东西。”

我苦恼过，迷惘过，但在踏入南艺大门的那一刹，我仍是迷茫的。

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皆不可能宛若哲人般清醒得无忧无虑，正如《百年孤独》中那种一个时代循环往复的间歇性迷茫，但我一定是于这荒芜中垦荒的开拓者，我还有漫漫的艺术之路要寸步而走，我还想回到我的小城，为那些憧憬着艺术却迫于现实没有资源的孩子们指点迷津。

我还想未来四年里多多开卷，多多益善，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生忽而短暂，好在我仍少年。

仲雯，设计学院 19 级本科生。



郑樟燕 摄影 《花语微醺》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 蒋心悦

悄悄地，星星爬上了顶楼，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而我的脸上挂着难掩的倦怠，无力地瘫在床上。结束了劳累的一天，军训时酸起来的肌肉渐渐地像海绵一样松软。我盯着手机上的“梦想”一词，心中获得了难得的平静，思绪如潮水般荡起了涟漪……

“梦想”是一个让我敬畏的词，因为我认为一个有梦想的人才是有思想、有勇气、有朝气的。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正因如此，我才能初悟人生的意义，清楚我是为了什么而去奋斗，是因为什么而去努力变得不庸俗。

从接触到二胡的第二年起，我就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属，那便是音乐。音乐能在我面对一次次挫败时给我站起来的勇气，能在我闲暇时带我畅想一切的不可能，能在我悲伤时给予我安慰，能在我快乐时让我变成一只自在的小鸟。二胡便是我的 sun，它是音乐的化身，它一直是我自信的理由。那时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让听众内心震撼的二胡演奏家，因为那礼服裙闪烁的光芒，让我着迷。

12年来，无论学业有多么繁重，生活有多么善变，我都没有想过放下它。它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乃至人生的一部分，我不想割舍它，也割舍不掉。直到高二选科时，妈妈告诉我，现在你要做出选择了，要么弃胡从理，要么弃理从胡。我想过要兼备，可沉重的学习压力下，我多次要被迫疏忽它，或许这次的选科正是一个机会来让我问清内心的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思考了无数个夜晚，彻夜难眠。“你真的打算放弃你对文化这么多年的努力嘛？”“你这样做好可惜啊，都是成绩差的人才去选择艺术啊……”同学们、老师们的话在我耳畔循环播放，使我一直徘徊在放下与拿起的选择中。

偶然间我听了刘文金老师作曲、孙凰老师演奏的《雪山魂塑》，进行曲式的节奏，高昂的气势，大气磅礴的音乐色彩，让我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与将

士们屹立不倒、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给了我鼓舞。慢版的柔美，带给我无法言说的震撼，使我仿佛也置身于暴风雪中，思念着值万金的家书与牺牲的战友。最后，随着一句家喻户晓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一段绝美的华彩，让我感受到了红军胜利的喜讯，整首曲子带给了我绝美的听觉盛宴。曲毕，我哭了，但是没有抽泣，只是哽咽。我的心因音乐而颤动。那一夜，我决定拥抱二胡，去寻找心里最初的梦想。

终于，我在全班怀疑与不解的目光下提交了转科请求单。我知道我要为梦而战了。我很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我的决定，他们告诉我的只有一句话：“勇敢往前冲吧，我们永远支持你，宝贝！”这句话一直是在我背后支持我的最强大的力量。

学校里没有音乐班，每一次出去上视唱练耳乐理课，专业课都需要请假，不想耽误学校里的文化课就得两头跑，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下了这边的课去那边上，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人。同学们见到我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呦，你是刚来还是要走？”真让我哭笑不得。每天的就处在跑的节奏里，一刻也不敢停歇，累极了，便会蒙上被子大哭，哭完还是要继续跑。我想，为了接近梦想，踏遍铁鞋也在所不惜。

快要艺考的时候我去北京跑课，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我只能一个人从徐州坐火车去北京，一个人坐火车回来，到家常常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5点钟。一个女孩儿在外，我有些害怕，有时怕得一路上都不敢摘帽子和口罩，憋得难受时就跑到厕所里拿下口罩喘口气。面对满眼的陌生人，我只能故作凶态，一路上不敢睡觉，因为价格太高而不舍得吃车上的饭。耳机里是艺考的曲目，手机里是高德地图，眼里是谱子上的勾勾画画，肩上背的是家里带的零食，怀里抱的是二胡。我挥霍不起每一次来北京求学的机会，所以每次我都会把上课的内容全程录下来，回到家里再一遍遍听，一点点消化。有时我没把握好时间，就只能以全程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火车，好多次都是前脚进，后脚便关了车门。有一次，我跑错了车，在车发动的前几秒我察觉了，便赶紧跑了下来，毫无疑问，我错过了我的那辆回家的火车。夜深了，我无处可去，我怕极了，在站台的墙角无助地蹲着，一边打电话给妈妈，一边委屈得痛哭。妈妈一边冷静地安抚我，一边教我怎样做。自打那一次起，我才知道火车还可以改签，自打那一

次起，我才真正明白了遇事要冷静的道理。

当同学拉我一起考南艺时，我就抱着锻炼自己的心态。南艺，高不可攀，我没想过我可以进那么有权威的艺术院校去学习二胡。笔试的那天，我病了，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愈加难受的我便想到了退缩，我决定弃考。我打电话给了妈妈，原以为她会让我立马坐火车回去，结果却被痛骂一顿：“你不能以任何理由让自己退缩，生病就去医院，离考试还有半天，你一定可以恢复的！”母命难违，我委屈得红着眼眶去了家诊所，医生立即给我开药，打针。果然，舒服了许多。我就这样，被在远方的妈妈赶进了考场。当我拿到南艺合格证时，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惊讶，第二反应，便是激动得跳了起来。我知道当时的妈妈是心疼我的，但是，她不愿让她的女儿成为一个懦夫！还好，我没有让她失望。

高考临近，我也再次回到学校进行文化课学习。扔了整整10个月的文化课，刚开始我手忙脚乱，什么都听不懂，跟不上进度，学过的内容都变得很陌生了。但是那些无数次独自外在的历练教会了我冷静，所以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重拾了信心。“原来的我可以，现在的我一样可以。我要让人们懂得，艺术与文化，只是方向不同，艺术生一样可以学好文化。”我抱着这个信念，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复习。日复一日，最终，我以平和的心态考到了南艺的优录政策文化分数线，顺利进入南艺。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哭了，所有的艰辛和努力都化为了激动的泪水和我日后自信和勇敢的理由，所有的历练都成就了更加成熟的我。那时，我清楚地知道，梦已真的开始启航。最后，我把大大的微笑全部印在了散发着艺术气息的美丽的录取通知书上。一切都是刚刚好的称心如意，这也是为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并且我也可以开始我下一段的逐梦旅程了。

艺考，它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经历。我全身心对待了它，它也给了我成熟和成长的机会。艺考前的我是一个害怕考试、害怕遇到突发情况、做事没有条理、凡事都先慌为敬、先躁为敬的人，艺考后的我变得越发成熟、镇定、冷静。这都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好友，还有，我自己。有句话说，“有人可以阻挡你成功，但没人可以阻挡你成长。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成长的机会。”如果可以保持这种心态去处理事情，那我想以后的人生会多点快乐，

少点勾心斗角与是是非非。习主席说过，“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对啊，只有不慌不躁，踏踏实实耕耘，才会有结果的那一天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的努力，回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开心心，踏踏实实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岁月，只要在路上，时间会给我们想要的。

梦虽圆，但未满，因为我还没有成为最初想成为的自己。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更努力，更自信，更坚定地追逐梦想，摒弃杂念，追求平和的心态与纯粹的音乐。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蒋心悦，音乐学院19级本科生。



郑樟燕 摄影 《清秋林露》

我与南艺的故事

◎ 赵栩祥

在去年冬日的省统考临考前，我有幸能到传说中的南艺听课，那是我第一次深入感受这所艺术殿堂。我站在校门口附近的上海美专的门口前，听着南艺学子们的谈笑风生，看着处处是艺术之美的校园，感受着脚下柔软浪漫的落叶，我首先被这种优雅惬意的意境打动了——南艺，她比她自己的传说更美。

我路过设计学院的展柜，走过美术学院的画框，又被音乐学院那萦绕在大气中的优美的旋律勾去了魂魄……南艺，她在向我展示自己的魅力，向我诠释艺术的动人。我去过许多大学，那些大学也有艺术院系，但始终不如这般纯粹、专一。而南艺对艺术和美则有着固执到疯狂的追求，她让我在最紧张不安的时期重新想起自己学艺的初心和热爱，整所学校好像都在呢喃：这不正是你热爱的艺术吗？这不正是你该有的青春吗？我被她那无形又细腻的手牵着在校园内漫步，映入眼帘的都是南艺学子们忙碌却又乐在其中的笑颜，我不禁自欺欺人地将自己代入，幻想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自己的专业和表演忙得不亦乐乎……就这样，我在南艺的怀抱中酣睡了一个下午，忘了自己原先目标的师范学院，沉浸在她制造的美好的梦乡无法自拔，徘徊在艺术殿堂，流连忘返。

清晨，我到演艺大楼十一层的琴房练声，冬日的暖阳透过薄雾，将远处的秦淮河照得波光粼粼，使我不禁在歌唱时多分出一缕思绪到秦淮之美上。当我静下来时便会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人在为梦想而奋斗，有许多和我一样为未来拼搏的歌声和旋律在演艺大楼的各个房间回响，诉说不平凡的自己，诠释十年磨一剑的功底和恒心。这些声音同样激励着我那颗好胜躁动的心，使我知道我没有理由不为此燃烧自己，因此我也更加积极卖力，唱了很久仍不觉疲惫或不适，意犹未尽。就这样，我在省统考期间和南艺暧昧了一个月，在那时我就已经爱上了这里，只是暗恋一样藏在心里，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更希望我去师范类院校或是其他综合类大学，在他们看来，教师资格证或其他稳妥的工作就够了。

距离南艺招生还有二十天，我终于坐不住了，在软磨硬泡下，家人终于同意我再次到南京，来光明正大地追求这所我理想的大学。我知道以我的统考成绩上一个好的师范类学院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甘心，不甘心和我真正渴望、真正热爱、真正艺术的艺术隔阂，不甘心与自己理想的学校——南艺擦肩而过。野心和热血召唤我向南艺进发，即使在我学着从未学过的生涩的舞蹈动作的时候我也不断激励自己、挑衅自己，因为我既然开始追求她了，我便没有理由放弃！

还记得在进入音乐剧复试那天，我穿着长长的燕尾披风，梳着油头，戴着面具，那副模样简直像参加万圣节的化妆舞会一样，一露面就逗笑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陌生又和蔼的评委老师们。我不禁涨红了脸，心里想着完了完了，忐忑不安地开始演唱，以为自己出了很大的丑，所以我格外认真、投入、动情，甚至有些做作，评委老师们都一个不少地看着我表演，使我士气倍增。到了后来，我相信即使那天我穿着特殊怪异，但那种极力想模仿代入原曲情节的真诚打动了老师们，他们也得以发现我为追求南艺投入了真心，最终成全了我和南艺的恋情。

到了今天，我终于成为我之前眼红的南艺人，军训时可以骄傲地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排头向南艺敬礼，军训后可以乐此不疲地为自己热爱的学业奔波在校园的各个地方，可以快乐地加入学校的各项活动，可以自豪地和亲朋分享南艺带给我的爱。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和南艺的故事也是刚刚开始而已，在这之前我所说的都仅仅是这场大剧的序幕。初来乍到，对南艺的新鲜和热恋很快也会随着时光和成长转为更成熟深刻的羁绊，等再久一些……再久一些，我和南艺的故事将更加丰富精彩，多到讲不完，但我依然会兴奋地再次回忆起往日的点滴，细致地告诉你新的故事，吹着我青春的牛皮，诉说我内心铭记的一段段记忆……到了那时，希望你们还能耐心地听我说起这足以让天下艺术生羡慕的故事——这段与南艺的恋情。

赵栩祥，音乐学院 19 级本科生。

遇见梦想

——南艺

◎ 郑可涵

赤子寻梦，艺路启程

南艺，坐落于金陵古城，秦淮河畔，吸取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灵韵。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学府，是孕育我梦想的地方。

儿时一次合唱比赛，在南艺音乐厅举办。我走在音乐学院旁的树荫里，光影透过叶子印在地上，飞快地闪动着。心里本有些怕，担心着比赛，南艺的春日气息却可以安抚人心，让肺腑都通畅起来。有微风掠过，带来一阵悦耳的钢琴声，我寻着琴声走到琴房窗前，一个姐姐坐在钢琴凳上，优美的琴声正是从她的指尖徐徐滑出。我不敢靠近看，生怕她发现我，只得找了个隐蔽处，细细地听着。当时的我还小，不太懂音乐，只觉得好听，痴痴地愣在那儿。听着听着，琴声里似乎传来了我的名字，这才回过神，发觉是父亲喊我去比赛候场了，恋恋不舍地挪开步子。春风微醺，初出茅庐。可此刻，只有自己知道，南艺的种子早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踏雪圆梦，迎接热爱

海水对鲸的眷恋，是用浪花抚摸它的背脊，给予浩瀚的包容；麻雀对天空的誓言，是与晨曦恋爱然后葬于夕阳……像是当初和南艺结下了约定，在这个寒冬，它守时地等待我的到来。冬日校园的路上没有多少学生，可总能看到和我一样羽绒外套裹着礼服的艺考生在焦急地候考。在冬天，最不可避免的就是寒冷，对于弹拨乐器的演奏来说更是一道难关。我不断地搓着冻红的手，“手还是很冷吗？”母亲问我，我点点头，母亲将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手，顿时，双手被温暖包裹住。母亲的眼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笑意的期待，而我也感受到了自

己选择了南艺这份责任的重量。

选择南艺，从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青春的冲动，而是长久的坚守。因早早与南艺结缘，秉持着这份不变的执著，期待南艺未来能迎接热爱古筝的自己。在无数个深夜挥洒汗水，备战校考，为的就是不负自己追逐的梦想，不忘最初在那个琴房旁对南艺一见钟情的自己。

七月逐梦，归于欢喜

随着一声哨响，新的南艺生活从军训开始了。此刻的我与众多新生们一起，真正以南艺学子的身份站在了这里！南艺于我而言，更像知己一样，让我的热爱在这里都得到了绽放。与开学典礼时放飞的无数白鸽一起，内心的欢喜早已无以言表。

军训，讲座，选课，大学密密麻麻的课表行程，虽然会让时间变得忙碌，但更会让日历上的每一天都变得鲜活饱满。在还未军训前，我们便获得了来自学长学姐的一个好听的称呼“萌新”，我对这个词印象很深，因它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南艺的距离，与可爱并行的，是亲切的问候。未来的四年，我也有一些话想送给自己。

致热爱南艺的自己：

希望你认真对待大学里的每一次选择，不轻言放弃，坚持始终。

愿你遇到的事情一切顺利，面对时间的考量，可能会备受煎熬，但终究会迎来柳暗花明。

希望你此刻的反思变成一点点好的心态，不急不迫，一关又一关，不能侥幸。

愿你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如何把自己安置得更好。

愿你不忘初心，在南艺的土地上，每一步要走得深刻，拼凑出自己人生的意义。

愿你哪怕阴差阳错，最后一定会苦尽甘来，得偿所愿。

郑可涵，音乐学院 19 级本科生。



11月18日一品讲堂：南京师范大学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万宇主任，“你真的了解阅读吗”



12月5日一品讲堂：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龙迪勇院长，“空间叙事学及其基本问题”



12月23日一品讲堂：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冯保善院长，“明清山人的诗意人生”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
 人有欲炙之色曰較已焚焉
 聖嘆曰榮曰豈有終日執心而用
 其味者乎後遭亂疫五旬經危
 急常有人左右已問其所以逆受
 炙人也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則已
 荀海

荀海 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一则 138cm x 69cm



南艺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一品阅读

2019年第四期（总第16期）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邮编：210013

<http://lib.nua.edu.cn/>